

弘簡錄



漢書門類			
二二七	九〇	八〇	
號	函	冊	

內閣文庫		
三六	二二	漢
函	八二	書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27
冊數	80	(21)
函號	286	79

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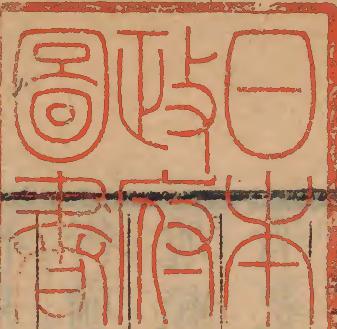
弘簡齋卷七十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五代唐二

淺草文庫



太祖正室劉氏

次妃 曹氏

莊宗后劉氏

妃 韓氏 伊氏

太祖弟

克讓 克恭

子存美等

莊宗子繼岌

明宗后曹氏

淑妃 王氏

子從益

從璟

從榮

姪從璨

從璋 從溫

愍帝后孔氏

廢帝后劉氏

子 重吉 重美

附義子

嗣昭 存孝

嗣本 存進

嗣恩 存璋

存賢

劉氏代北人太祖正室為人明敏多智略習幾謀自起兵來嘗

從征伐教其侍妾皆能騎射初封秦國夫人上源驛之難左右

脫歸以告神色不動陰召將卒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至與夫

人相向慟哭。因欲舉兵報梁。勸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後擊劉仁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康懷英等圍太原。晉兵屢敗。太祖憂窘。不知所爲。聽存信等言。欲入北邊收兵。以圖再舉。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安足與計成敗。且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爲人擒。今乃自爲此乎。昔公亡在達靼。幾不脫賴。天下多故。始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萬。一失守。誰肯從。公北邊其可至耶。太祖悟。乃止。性賢明。不妬忌。常相嬖。曹氏當生貴子。勸太祖善待之。由是專寵。曹氏太原人。初封晉國夫人。亦自謙退。相得甚歡。子卽莊宗。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多所信宥。莊宗事曹尤謹。嘗因攻戰在外十餘年間。馳歸省者亦三四人。稱其孝。卽位尊曹氏爲皇太后。劉氏反。爲皇太妃。往謝。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君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後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甚相思念。因送別。涕泣不勝。踰年。遂薨。太后先欲馳往視疾。又欲親臨其葬。以莊宗泣諫。及羣臣交章勸止。悲哀莫禁。不肯飲食。逾兩月。亦崩。諡曰貞簡。葬坤陵。而太妃無論葬魏縣。

莊宗正室衛國夫人韓氏。次燕國夫人伊氏。又次乃劉氏。魏州成安人。初封魏國夫人。父劉叟。善醫。卜號劉山人。夫人生五六歲。禪將袁建豐掠得。納之晉宮。貞簡太后教以音樂歌舞。旣笄。甚有色。莊宗見而悅之。命留以賜。先是攻梁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專寵宮中。謂之夾寨夫人。出兵四方。常以相從。及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爲類。已并愛其母。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未

嘗離左右性復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他嬪御莫得進見遂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其父詣魏宮上謁因大怒曰曩父不幸死於亂兵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命笞于宮門及卽位欲立爲皇后難於韓伊二夫人未發豆盧革郭崇韜希旨請立之帝大悅又踰年始受冊更封韓氏淑妃伊氏德妃以杜其不平之意后特用事於中性好聚斂分遣人貨殖至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上天子一入中宮自謂蒙藉佛力踰次得立所積貨賄如山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自此帝亦佞佛有番僧自于闐來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不爲王鎔所禮怒曰吾有毒龍五百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入皆魚鼈矣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信以爲神后嘗拜之端坐不起時兩宮交通藩鎮太后稱詔令皇后稱教命使者旁午許州溫韜因請捨私第爲寺以薦后福帝又數與幸郭崇韜元行欽張全義等私第拜全義爲養父后患左右愛姬生子間行欽新喪婦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帝佯諾肩輿已出宮矣爲之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復好畋遊遇大雪軍士寒凍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懼皆亡竄山谷宰相請出庫物給軍帝許之后獨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自有天命旣在天人如我何因取粧奩及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儲惟此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始出庫物以賚軍士負而詣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因抽刀逐內庫使張容哥計窮誘曰皇后惜物爾乃歸罪於我投水而死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

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醢酪不自嘗遂崩后與李存
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以囊盛金幣寶帶至太原造
寺削髮爲尼明宗遣人賜死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莊宗
始置昭容昭儀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瑤芳懿德宣一
等名號遇弑後皆散走朱守殷選得三十餘人明宗皆放還家
獨魏國夫人夏氏以嘗得幸歸於同姓河陽節度夏魯奇後嫁
突厥李贊華懼其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剗灼復求離婚
亦削髮爲尼以卒韓伊二妃後爲契丹所擄

太祖四弟克讓善騎射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
衛將軍留京師自憲宗以來嘗遣一子宿衛賜第於親仁坊後
因起兵遣王處存兵圍追捕克讓與僕何相溫石的歷等彎弓
擊馬突圍而出追至渭橋射殺百餘人遂奔雁門明年降唐復

還宿衛黃巢犯長安命守潼關兵敗奔南山勞寺爲僧所殺

克修字崇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鎮雁門改奉誠軍使
討黃巢領毅騎五百渡河爲先鋒遷左營軍使取潞州表爲昭
義軍節度使爲人簡儉民安其政數出山東擊孟方立與李罕
之攻懷孟後太祖自將過潞怒其供饋甚薄詎而笞之以愆憤
發疾卒二子嗣弼爲涿州刺史天祐十一年契丹破城歿于鹵
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爲馬步軍都虞候從李存
審敗梁軍于胡璧獲將一人又從存審解齊縣圍有功超拜蔚
州刺史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新州王郁并山後諸州叛命取
媯儒武三州累遷澤代新三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
春卒于官克恭初爲決勝軍使尋代克修領昭義軍橫暴不
法軍事寡諳潞人怨之因懲前事曲意貢獻選後院勁兵五百

來進行至銅鞮兵將馮霸叛太祖遣李元審討之爲霸所敗奔
潞牙將安居受殺之併殺克恭使人召霸不納復殺居受霸乃
入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 克寧性仁孝賢于諸兄弟事太祖
小心不懈自與赫連鐸李可舉戰及奔達鞏破黃巢未嘗不從
領鎮太原授內外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鎮武軍節度使
軍中事無大小皆咨決焉太祖病亟召莊宗在側屬之卒後莊
宗以位讓克寧云兒年稚恐不足當大事叔父勳德俱高先王
嘗任以政敢以軍府爲煩異日兒有立復還未晚克寧北而再
拜辭曰吾兄之命疇敢干之其子存顯存實等勸以古禮兄終
弟及人生富貴當自取之何乃堅讓爲答曰吾家三世父慈子
孝先王土宇苟有所屬吾復何求妻孟氏素剛悍病其仁而無
斷數見逼迫存顯等妻亦入說皆拒絕之會都虞候李存質得
罪克寧殺之而素與張存業李存璋有隙又嘗求兼領大同節
度使不與於是幸臣史敬瑫乘機告克寧與存顯等謀反欲執
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信之名承業存璋語曰季父所爲如此
吾思骨肉不可替當避賢路以紓禍患二人請加誅戮乃賜置
酒大會名至陰伏兵執而殺之

太祖子八莊宗居長次邕王存美永王存霸薛王存禮申王存
渥睦王存乂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存美病風存乂歷建雄保大
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莊宗惑魏州妖人楊干郎自言能役
鬼神化丹砂爲銀拜爲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存乂等朋
淫之及崇韜被族上遣宦官陰察外議欲盡誅親黨以絕後患
干郎誣存乂過其家爲婦翁號泣訟冤言涉怨望上大怒以兵
圍其第族之并誅干郎存渥歷義成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從

拒郭從謙不克與劉后同奔太原中途因與后亂為部下所殺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轉北京留守聞亂剪髮為僧謁符彥超欲留之軍衆不可被殺存紀存確奔匿南山民家有詔令所在尋求諸王送闕無令失所有如物故收瘞以聞民家以告安重海欲為上言霍彥威止之勸以密為之所以安人心後亦被害存禮不知所終

莊宗五子長繼岌初為北都留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故事皇子皆為官使改鄴宮為興聖命以為使同光三年封魏王伐蜀拜為都統郭崇韜任副李愬皆參軍事宦者李從襲李延安呂知柔監其軍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所至州鎮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即命修閣道過唐軍王衍將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于

三泉康延孝敗之衍懼斷吉柏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十月己酉至綿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衍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輿檣羣臣衰絰徒跣繼岌下而取璧崇韜解縛焚檣自出師至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繼岌雖為都統然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常日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都統府惟大將晨謁牙門聞然從襲等心不平之又貴臣大將爭獻寶貨妓樂王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塵柄益不勝憤隙由此起已而王宗弼幸蜀父老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語以此事非余敢知陛下倚崇韜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方必不肯留此遠地從襲等因誣崇韜有異志莊宗聞之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

襲等從而闕之還日具言恐危魏王劉后涕泣上復遣宦官馬
彥珪往視去就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
崇韜方遣任闡等分出招集恐復生變故師未卽還彥珪將行
白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爲禍機間不容髮安
能三千里往復稟命乎后以其言上聞莊宗謂傳言未審難便
果決后乃自爲教與繼岌使殺崇韜明年正月彥珪至崇韜班
師有日留在圍守蜀以待知祥繼岌得皇后教驚曰大軍將發
釁端未有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教王苟不行
設使從韜知之吾屬豈有類耶又以上無詔書再四不許從襲
等力勸繼岌不得已從之詰旦名從韜至從者李環撾碎其首
繼岌登樓避之遂班師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入京卽欲退
宗鳳翔從襲勸趨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籤斷
浮橋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襲見大事已去
勸王自圖繼岌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子畢我命環遲疑不忍乃
面榻而臥環縊殺之繼岌少病闕無子任闡從後至葬之華州
西南還見明宗具言其狀撫嘆久之次繼岌繼潼繼蟾繼堯皆
幼不封授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諸子孫共十有一人明宗殺
其四餘不知所終太祖之後遂絕

明宗三后一妣和武憲皇后曹氏初封楚國夫人生晉國公主
昭懿皇后夏氏初封晉國夫人生秦王愍帝先卒後追崇皆不
見其世家廢帝母魏氏初封魯國夫人卒葬太原追尊爲皇太
后諡宣憲議建陵寢而石敬瑭反乃於河南府東立寢宮淑
妃王氏邠州餽家子有美色號花兒羞本劉鄩侍兒鄩卒安重
誨納于明宗以得鄩金多悉遺左右及諸子婦益爲稱譽明宗

愛之曹氏多病性簡質常避事遂得專寵卽位議立后曹氏曰
我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辭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
之乃立曹爲皇后王爲淑妃妃事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
皆妃執事及罷朝侍帝與后食徹乃退未嘗少懈后亦心愛之
宮中之事皆命主焉無出有許王從益爲子時年四歲乳母司
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附乃曰兒思秦王又
數教從益自言明宗遣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
使伺察宮中動靜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用事殺重誨從榮
王氏出怨言愍帝聞之大怒與司儀康氏俱賜死時王氏已封
太妃事與相連心嘗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曹太后素善懼傷
其意而止然待之寢薄廢帝入立妃願爲妃帝不許復厚待之
一塘犯京師妃語太后事急矣宜少西避后泣曰我家至此何
忍獨生妹自勉之遂與帝俱焚死妃與王并妹匿於樹路以
免晉高祖立遷妃至德宮從遷都汴置於宮中晉后事妃如母
天福四年太常議立莊宗明宗愍帝三室以至德宮爲廟詔增
高祖太宗爲五廟封從益郟國公食邑三千戶以奉唐後歲時
主祠旌旗服色一遵唐制出帝卽位妃母子俱還洛陽時趙延
壽所尚公主已死耶律德光復爲娶從益妹封永安公主不知
所出同養於妃遂爲主婚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以與約
爲兄弟呼之爲嫂拜從益彰信軍節度使辭不之官及蕭翰守
汴州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與妃俱逃徼
陵域中使者迫之以東使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
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羣臣拜殿下羣臣入謁太妃泣曰吾子
母孤弱爲翰所迫此後爲福禍行至矣時拜王松趙上交左右

丞相李式翟光鄴樞密使燕將劉祚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
留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兵旣南從益名高行周武行德等
拒之皆不至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
安敢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令郭從義先入京殺
妃母子妃臨死呼曰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麗明
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明宗四子長從璟初名從審爲人驍勇善鬪謙退謹飭數從征
戰有功爲金槍指揮使軍變時莊宗語以爾父於國有大功忠
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逼爾宜往宣朕意名之毋使自
疑從璟馳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呼曰我父爲亂軍所
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
聞其言賜今名以爲己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道亡獨從璟

不去左右勸之不聽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欲遣通問行欽以
爲不可遂殺之後贈太保君子以爲得其死所 次從榮天成
初授祿校司徒兼御史大夫天雄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三年徙
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爲人輕雋而鷹
視頗喜儒學爲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
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明宗頗知不能裁制嘗因侍側問以軍
政之餘所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
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
歌詩此甚無謂汝將家子文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資
取笑吾老矣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餘不足學也是秋
封秦王故事皆不朝廟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朝服乘輅
車貝鹵簿至朝堂受冊朝于太廟京師觀者咸以爲榮三年兼

中書令有司又舉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以位高與宰相分班
居右四年加尚書令食邑萬戶少卿何澤請立爲皇太子時上
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言羣臣欲立太子吾當養老河東從
榮入自臣實不願此姦人何適而言出見范延光等曰諸公議
欲立吾爲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議
加天下兵馬大元帥時因未見其名禮無所考有司請升班在
宰相上自節度使以下領兵職者皆具縶鞵以軍禮庭叅文符
行天下皆用帖文凡元帥府諸將皆有頽查控鶴奉聖嚴衛指
揮使人馬一匹絹十匹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匹都頭以下七
匹至三匹以嚴衛奉聖千人爲牙兵每入朝先後張弓挾矢馳
走道上見者震懾自命其寮及四方海上試作征淮傲陳已所
請自擇欲任翰林學士崔相明宗以爲代予言不可出而志曰
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寮非吾所論也識者見其輕脫知必招
禍延光延壽陰欲避之數見帝涕泣求解樞密乃代以朱弘昭
馮贇十一月戊子雪帝得寒疾從榮與大臣入問起居於廣壽
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以諸臣在此不應甫各趨出聞宮中
慟哭遷帝於雍和殿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於榻顧殿上守漏
宮女問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垂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
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不知也傳報六宮皆至曰大家還
魂矣因進粥一器至且疾少愈初從榮入問疾見帝已不知人
既出又聞哭聲意謂已崩乃欲以牙兵入宿衛使押衙馬處鈞
問弘昭等何所可居對曰凡宮中皆可居王自擇之而私語處
鈞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復遣

史記金
語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大懼。與贊及漢瓊等入告淑妃。謂此事須得侍衛兵爲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以子在秦府。未敢決辭曰。僕爲將校。聽公所使。爾明日從榮。遣處鈞告贊。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義誠許諾。贊卽馳入責義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徒者。正爲今日。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得入此門。主上安所歸。吾輩復有種乎。漢瓊與弘昭方坐中興殿閣議事。謂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卽入奏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人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潞王子重吉在側。語以爾父與吾同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於危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卽召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遣府擁千人以出。與所昵寮屬劉陟高輦並轡耳。語指日景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陳兵天津橋北。據方林而坐。時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北來。卽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厭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爲從榮射退。稍却。弘實開門出。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悉潰。從榮與妻并二幼子咸匿牀下。從益皆殺之。明宗聞之。悲咽絕。而復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相顧泣曰。吾家事若此。羞見羣臣。後六日乃崩。

明宗兄弟吏不見有姪。四人從璨爲人剛猛。初任右衛大將軍。性倜儻。輕財好士。安重誨用事。自諸王將相皆下之。獨不能少屈重誨。忌之。明宗幸汴。以爲大內皇城戶曹參軍。賜死重誨。誅復官贈太保。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

兵變乃據邢州卽位以爲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彰國軍節度使徙鎮義誠明宗幸汴坐率民爲貢獻殺從事諫不可者罷爲右驍衛上將軍爲人貪鄙久之出鎮保義始折節自修頗有遺愛徙河中封洋王晉高祖徙鎮威勝降封隴西郡公卒年五十一 從溫字德基初爲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武成德武寧五節度使封兗王晉高祖立復領忠武軍時明宗諸子俱亡惟從溫從敏尚在太后謂豈可繩之以法從溫由此益驕多作天子器服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妻關氏懼而毀之因誣親吏薛仁嗣等爲盜悉殺其貲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三城卒于官子重俊爲虢州刺史坐賊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獻復爲商州刺史坐與妹姦賜死 從敏字叔達爲人沈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與討王都歷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七鎮封涇王漢高祖時爲西京留守降封秦國公周廣順初卒贈中書令諡恭惠 愍帝后孔氏有賢行立時未及上冊而難作后復臥病所生子四皆幼不能從見殺晉高祖追諡曰哀 廢帝后劉氏應州渾元人性素驍悍帝憚之初封沛國夫人卽位立爲皇后父茂威弟延皓少爲牙將歷宮苑宣徽樞密三使以后故得川事爲人素謹厚貴而改節爲天雄軍節度使不恤軍士受賂掠人園宅人皆怨之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以兵逐延皓走相州令昭閉城遣副使邊仁嗣請爲節度使時方討石敬瑭拜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

令昭敗走邢州追至沙河斬之延皓以后故祗削官爵 二子重吉重美一女爲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生明宗時初鎮鳳翔重吉爲控鶴指揮使領親兵愍帝忌之出爲亳州團練使而使幼澄居禁中及聞舉兵遣人俱殺之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卽位自左衛上將軍歷成德天雄二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帝欲北征石敬瑭重美諫宜持重固請毋行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帝遂如河陽留重美守京師晉兵至俱焚死

太祖義兒至多皆與同起雲朔衣服禮秩一如嫡長麾下各有精兵驍勇善戰恃功驕恣今得其知名者八嗣昭姓韓汾州大縣民因出獵至其家適生一子見鬱鬱若有氣甚異之因遺金帛取之命弟克柔養以爲子初名進通爲人短小而膽勇過人性復謹厚初喜飲酒王戒之終身不飲常從用兵爲內衙指揮使命助陝州王珂敗其弟珙於猗氏獲三將梁軍救珙又敗之于胡壁堡執其一將與梁將丁會澤州李罕之會戰含山執一將斬級三千遂取澤州光化二年王遣李君慶攻潞爲梁所敗醜殺君慶命嗣昭攻克之天復元年梁執王珂取絳慈隰三州進圍太原汾州刺史李瑋叛晉降梁會大雨梁軍解去嗣昭斬瑋取汾州兵出陰地復慈隰二州降其刺史唐禮張瓌又乘梁西圍鳳翔入攻晉絳戰于平陽執其一將攻蒲爲朱友寧所敗適遣存信來迎又敗梁圍太原復失慈隰邠三州王大恐謀走雲州存信等勸奔契丹嗣昭爭言不可晝夜出奇兵擊梁梁軍解去復取三州值鎮定又絕晉附梁仍歲之間外旣失援內復喪地孤城被圍者再力戰之功居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

攻梁潞州降丁會拜爲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圍潞
築夾城遣人招降嗣昭命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完緝撫養
甚有恩惠時軍用乏絕嗣昭妻楊氏素善生財居積行貨至貲
百萬賴以獲助胡柳之戰唐兵敗德威死莊宗懼欲收兵還嗣
昭諫曰梁今勝旦暮必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
克以當宜撓以精騎因其勞乏可以取勝莊宗然之因爭上山
嗣昭轉趨山北從上急擊大敗梁兵留命代德威權知幽州居
數月復代以李紹宏將去幽州人號哭閉關遮留之十九年從
擊契丹於望都莊宗受圍凡數十里嗣昭率三百騎決圍拔取
以出復代閻寶攻張文禮寶方大敗鎮兵出掠九門擊以奇兵
殆盡後三人匿破垣中馳馬取之反爲所射中膺拔矢射殺一
人還營而卒七子繼儔長而懦弟繼緡囚之自立莊宗不暇究
因以爲昭義留後復遣弟繼遠入梁請命末帝授繼緡同平章
事梁滅會赦隨母楊氏入朝厚齎數十萬至京賂宦官伶人并
謁劉后爲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莊宗乃釋繼緡數名從獵寵
倖無間後坐謀變事泄與繼遠皆伏誅繼儔知潞州事爲弟繼
達所殺副使李繼珂復攻繼達自剄死獨少子繼忠家于晉陽
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高祖嘗貸以賂契丹卽位甚德之以
爲沂棣單三州刺史開運中卒嗣本姓張雁門人世爲銅冶
少事太祖從擊居庸關遷義兒軍使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爲
攻羅弘信先鋒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
刺史雲州防禦振武軍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復從
擊劉鄩於故元城下洛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
破蔚州歿于陣嗣恩姓駱吐谷部人少能騎射爲鐵林軍將

張簡金 卷之十一 十四
累戰功遷突陣指揮使從敗康懷英於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
揮使從嗣昭援朱友謙與梁兵力戰稍中其口戰尚不止遷遼
州刺史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乘間欲攻
太原嗣恩從後追之自他道先入以守鄆不果攻復還會莊宗
于魏戰于莘遷代州刺史石嶺關已北都知兵馬使振武軍節
度使卒贈太尉存信姓張父君政回鶻李思忠部人故自少
能四藝語通六蕃書善騎射從起代北入關破黃巢累功爲馬
步軍都指揮使材勇不及存孝不爲之下因與交惡所爲每沮
激之後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將兵救朱瑄屯于華縣爲
羅弘信所敗亡于落落又從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
將殺之叩頭謝罪得免由是大懼常稱疾而卒年四十一存
姓安名敬思代州飛狐人太祖掠地得之給事帳中爲騎將

其人猿臂善射身披重鎧橐弓坐稍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
下如飛手舞鐵撻出入陣中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
立爭邢洺磁取三州其功居多明年潞軍亂梁遣李讜攻李罕
之于澤州遶柵呼曰公常恃太原爲命今上黨已歸唐沙陀將
無穴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及存孝以騎兵五千救澤繞梁
柵呼曰我沙陀之未冗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鬪梁驍
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稍擒之李讜敗走追擊至馬牢關
還攻潞州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間伺孫揆軍過橫擊斷之
擒揆以歸晉遂復取潞州太祖以康君立爲留後存孝爲汾州
刺史存孝自負其功憤而不食時張濬韓建伐晉晉遣存孝軍
于趙城陰地關之敗張濬退保晉州韓建走絳存孝攻破二州
濬建皆走又大掠磁隰等州赤地千里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

徙邢州留後晉軍連歲攻趙常山嘗爲先鋒下臨城元氏趙王求救於李佳威晉軍引去存信譖爲有二心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附梁通趙移檄數晉過惡反請會兵來伐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復和助以兵三萬擊存孝因閉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傅其城掘塹以圍之城中食盡遂窘登城呼曰兒蒙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讐實存信構陷之耳願生見一言而死祖遣劉夫人入城慰諭引與俱來乃泥首請罪太祖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以徇然痛惜其材以諸將不能容悵然恨之流淚不視事者十餘日康君立者初爲雲州牙將與太祖首事起兵遂段文楚其後累功表昭義節度使怒其與存信善母左右存信以傾存孝亦鳩殺之存進振武人姓孫名重進

以朔州得之初入關破黃巢爲義兒軍使後從莊宗戰柏鄉

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慈沁二州刺史初得魏北轉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法人有犯者輒梟首磔屍於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武軍節度使築德勝兩城來往頗以爲勞河北無竹石乃以葦竿維大艦爲浮梁莊宗大喜解衣賜之討張文禮久不克已喪三將最後存進爲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伐木爲柵晉軍晨出芻牧文禮子處球輒以兵逼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于陣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爲洋州節度使潞王反與張虔釗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漢韶獨奔于蜀歷宋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存璋字德璜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入關破黃巢累遷義兒軍使太祖病革與張承業等受顧命立莊宗以爲河東馬步軍使晉自先王時嘗優假軍士故

多犯法踰禁存璋乃一切繩之以法境內清肅從攻夾城戰柏鄉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魏博梁遣王檀乘虛襲太原賴以兵入距守有功遷大同軍防禦使更節度使天祐十九年卒贈太尉存賢許州人姓王名賢少爲軍卒擊黃巢時得于陳州爲義兒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先時添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至是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力距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轉磁州天祐十八年遣援河中時朱友謙新叛歸晉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謀者勸宜亟去存賢不聽曰吾志死王事卒擊走梁兵莊宗名拜右武衛上將軍存賢素善角觝莊宗亦好之嘗與王都較而屢勝頗以自矜謂存賢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博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莊宗置酒宮中歎故人零落殆盡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

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朕不食言卽以爲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軍年六十五贈太傅

而曰晉始創基君臣未正權以濟時匪是曷騁怪彼天親不如異種重榮繼岌千古大慟

...

弘簡錄卷七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五代唐三

郭崇韜 安重誨 豆盧革從父珠 盧程 任圍

趙鳳 李襲吉 蕭希甫 劉贊 何瓚

符存審子彥超 史建塘父敬思 王建及 安金全

袁建豐 張延蘊 康福 符習子令 藥彥稠

張憲 元行欽 西方鄰 孔謙張延 李巖宋光

朱弘昭馮贊 康思立 康義誠 楊思權尹 劉延朗

韓昭亂 李專美 宋審虔 房嵩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為明敏决機應變以材幹稱莊宗器異

之命與馬紹宏同爲中門使其甚見親信值圍鎮州久不下謀報契丹入寇至新樂衆恐欲解圍猶豫未決崇韜曰契丹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宜乘破梁之勢不宜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留位拜兵部尚書唐旣得鄆州王彥章圍楊劉莊宗意輕之引兵出戰遇伏而敗問計將安出崇韜言彥章圍我志在取鄆若以應鄆州爲名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彥章必來爭分其兵勢可坐圖也莊宗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築壘於博州東彥章果引兵來攻時方大暑兵多熱死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奮軍迎擊遂大破之康延孝自梁來奔崇韜延之臥內盡得梁虛實時莊宗方惑羣議欲棄鄆西取黎陽與梁約和崇韜曰自陛下興兵仗義十餘年今大號已建人皆引領以望成功且唐未失德勝四方商賈畢集薪粟如山

自失南城道路其利一夫一婦皆爲州之利也
不支數月此豈按三持久之時願陛下分兵守魏因楊劉而自鄆壽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卽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襲汴果八日而滅梁推功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仍前樞密使自莊宗以兵取天下崇韜未嘗歷戰陣獨以謀議居在命第一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己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多不便之初崇韜不欲馬紹宏位在己右乃改爲宣徽使而以張居翰爲樞密使紹宏失職怨望因置內勾使令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皆經內勾旣而文簿繁多州縣爲疲遽罷其事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謀於故人欲避之歸守鎮陽以免禍人謂公有功無過矧今中宮未立天下利便未舉者多宜悉建議若內有中宮之助外爲天下

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
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命施行之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莊
宗患宮中暑濕思得高樓避暑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因
言崇韜眉頭不伸嘗爲陛下愛惜財用此豈可得既而崇韜果
切諫宦官曰彼若第不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初崇韜自處素
廉入洛後頗受四方賂遺或有勸者荅曰吾非爲祿賜寡少但
天下藩鎮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鈎之人若一切拒之恐疑
反側之心明年南郊當悉獻所藏以佐賞由是讒間寢入崇韜
乃累表自陳請依唐制還內臣樞密并辭鎮陽謂臣昔從陛下
軍朝城定計破梁許臣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賢俊並進
願乞身如約莊宗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會河南
羅貫爲人彊直正身奉法不受請託頗爲崇韜所知故縣令

多出張全義門下畜以廝養至是貫不屈按誅奸民恃勢爲不
法者全義怒轉告劉后與左右日夜共攻貫短未有以發適皇
太后喪駕幸陵所道路泥塗橋且壞問誰主者因亟名貫下獄
崇韜諫以法不當死莊宗怒殺之明年議征蜀明宗爲總管當
行而崇韜危忌思立大功以圖自安乃以契丹爲辭謂北邊捍
禦非總管不可魏王國之儲副唐有故事當用爲元帥上曰繼
岌小子豈堪大事卿爲我擇其副尚奉及對遽曰朕得之矣無
以易卿遂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
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求爲西川兵
馬留後崇韜許之軍至成都宗弼悉取衍嬪妓珍寶以奉崇韜
及其子廷誨繼岌頗疑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
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韜素嫉宦官嘗語繼岌曰今王

有大功師旋必爲太子俟王上萬歲後當盡去之監軍李從襲等聞此言皆切齒思圖搆之會向延嗣勢軍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器甲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帝曰人言蜀富甲天下所得止此耶延嗣因誣譖皆入崇韜莊宗怒宦官馬彥珪乃陰與劉后定計殺之子五人皆死所得蜀貲亦盡明宗詔許歸葬以太原故宅賜其孫平生盡忠國家有大畧欲因破蜀威德遣使招諭南詔諸蠻以綏來之惜不能就然不免擅攬威權以父諱弘革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又冒言已姓乃子儀之後經過其墓下馬號慟聞者以是笑之安重誨應州人父福遷晉將以驍勇名死子崇繼之難重也爲人明敏謹恪明宗以爲中門使詳參謀議有疑難重也

備大將軍兼樞密使改兵部尚書累加侍中兼中書令甚見親信事無大小皆所咨決勢焰傾動朝廷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恣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謨衝前導卽臺門斬而後奏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又殺相臣任圜恐天下議已因請放三司積逋二百餘萬冀以悅人塞責明宗不能詰下詔蠲之因此自任天下事四方有奏先白後聞河南獻嘉禾視以爲僞答其人遣之復却夏州李仁福進白鷹明宗陰取以入又不白宿州進白兔其牧馬使田令方馬瘠當死諫以賤人貴畜得減死回鶻還至醴泉無驛馬械其令劉知章至京將殺之重誨爲言得不坐怒錢鏐寓書禮慢制削官爵聘問路絕孟知祥與董璋異志未彰每事裁抑務欲制其好心二人覺之以爲圖已益不自安遂皆反車駕幸汴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

明宗難之已而尚書李鏘引吳謀者見重誨言徐知誥欲舉吳稱藩願得安公一言爲信重誨大喜事未及聞遣以玉帶後逾年不至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與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伐吳又私與栢者交明宗初頗疑之左右辨解俄延詰彥溫具伏其詐坐族誅重誨固求解職明宗慰留之相顧泣下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顧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議代重誨者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復留之居職如故及敬瑭討董璋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白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爲盜明宗欲自行重誨請往曰此臣之責也至則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益督糧運日夜不絕道路斃路相瑤鳳翔節度使宋弘雅馳爲上言重誨怨望竊恐生事不可令至行營而漢瓊自行營歸亦言西人震駭之狀行至三泉被乞還未至罷爲河中節度使於是希旨者爭排其過宦官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嘗爲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帝重誨益懼上章告老命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爲河中節度又遣藥彥稠率兵以虞變二子崇緒崇贊尚宿衛京師聞命下卽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爾安得來械送之行抵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視重誨去就光業至從璋率兵圍其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荅拜卽以槌碎其首妻走抱之亦擊而死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明宗下詔以絕錢鏐激反孟知祥董璋及議伐吳爲重誨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

冊曰蜀府儒典才賢襄贊佐命功高恐防後患曷不早圖終於致亂明哲誠希可爲公案

豆盧革河東人曾祖愿祖籍父瓚從父瑒瑒皆唐進士瑒字希
真咸通末累遷兵部員外戶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拜中
書舍人乾符中至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六年拜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以黃巢犯京師遇害瓚歷華要為壽州刺史避地之中山
唐亡革從王處直任掌書記莊宗議建國求故公卿家族盡亡
革以名家子名為行臺左丞相時故殿中侍御史韋說坐事貶
南海還事梁為禮部侍郎能知前朝故事引使佐已卽位並拜
同平章事二人素未經學徒以流品自高除拜官吏多失其序
郎官蕭希甫多駁正之仇郭崇韜亦無學術遂俯仰默默一無
所為徒以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在官奔亡文書多不完其
因緣奸利之有私舊告勅亂易崇韜而季父時身及拜始理
崇韜之法是多選大異其結曩亡叔告身事及

致成論死貶判銓崔沂等說謂閭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
事往往因偽濫駁放至斃踣羈旅號哭道路不可勝數議者咸
咎二人心知其未可不能有所建白及崇韜死說始教門人上
書言其事而罷之時連歲大小四方地震流民殍死者無數軍
士缺食樞密小吏段徊奏言故事國有大故天子朱書御札以
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
不能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被蜀所得珍寶可以
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為憂革又好餌丹砂鍊氣嘗嘔血幾
死復各私其子以為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為非遽命改官交相
薦引為弘文館集賢院學士革後為山陵使故事還嘗出鎮未
得命輒入朝安重誨諾之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
朝以我武人故可欺耶諫官希旨論之遂俱罷貶革辰州說淑

州皆刺史無何革坐請俸自入說坐賣官俱責授司戶叅軍革
費州說夔州已而又長流陵與合州明宗初高季興數請夔忠
萬歸峽五州以爲先帝所許因以其事歸罪二人詔賜自盡革
子昇說子濤皆官尚書郎坐廢至晉天福初濤復任膳部員外
郎而卒

盧程范陽宦族昭宗時第進士歷鹽鐵出使巡官唐亡避亂燕
趙爲道士革與盧汝弼門地相等因共薦之爲河東節度推官
稍遷支使莊宗卽位議擇宰相時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
盧質當拜不樂任事乃言程故唐時名族卽拜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時朝廷新造百廢未備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命
捧皇太后卽自魏至太原所至州縣驅役丁夫俄坐外人假典
唐府帖時任園任府少尹啓以無例不可程罵曰爾知特婦家

力不知有宰相園不對而去告于莊宗大怒謂郭崇勳朕相
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質復力解乃罷爲右庶子莊宗
入洛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任闈京兆三原人莊宗姊婿爲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
及聞其論議縱橫益皆悚動初辟李嗣昭觀察支使梁兵圍潞
踰年嗣昭危甚問闈去就之計勸以堅守不可有貳心已而莊
宗攻破梁夾城闈計策甚嘉之嗣昭與莊宗有隙闈數奉使
往來辨釋百端卒免於禍心甚德之從戰胡柳擊敗梁兵闈頗
有功莊宗勞之曰仁者之勇何其壯哉及嗣昭討張文禮戰歿
命闈代將其軍數諭以禍福號令嚴肅鎮人信之文禮子處球
等登城告以城中兵食俱盡幸公見哀指以生路闈告與其坐
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如言甫遣人送狀他將攻破

鎮城處球見殺城中吏民以嘗乞降咸得保家族朝議建鎮州
爲北京拜園工部尚書兼鎮定尹知留守事爲政有惠愛明年
郭崇韜兼領成德園兼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與崇韜素善
及是信任推官張彭彭爲人傾險貪黷園不能察多爲所賣詐
爲園謀隱守公廩錢莊宗使選故趙王時宮人有許氏者色尤
艷彭賂守者匿之事覺召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公錢簿書
獻崇韜得不殺由是惡園罷其司馬伐蜀懼園攻已辟參魏王
軍事蜀滅表爲黔南節度使懇辭不就崇韜死以園代將其軍
擊敗康延孝於漢州還遇明宗入立嘉其功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判三司選辟才俊抑絕僥幸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時安
重誨用事議當擇相園意屬李琪鄭珪孔循皆不欲謂重誨曰
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太常卿崔協可也園前爭協不識文

字虛有其表明宗曰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其人名家子
且待我甚厚宜置之此位或有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
長者議未決循不揖而去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園二則任園園
果若何人重誨笑而止之然終以循言爲信與園交惡居月餘
協與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爲故時使臣出四
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請更自內出園爭之不得與交辯帝前
聲色俱厲明宗不說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園益憤沮又因爭
妓不與重誨益相惡遽求謝事罷爲太子少保復不自安因請
致仕退居磁州朱守殷反重誨誣與連謀矯制遣人殺之園受
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愍帝卽位贈太傅
趙鳳幽州人少以儒學知名劉守光悉掠燕人爲兵懼而爲僧
依燕王弟守奇從奔梁任博州刺史辟爲判官守奇卒改鄆州

節度判官莊宗取邨聞其名得之喜以爲扈鑿學士卽位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負性剛強好直言劉后拜張全義爲父命作賤上之極言不可適全義養子郝繼孫死宦官伶人固請籍沒貲財又言於法不應刑人利財難以爲訓皆不納上以武人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以求儒者置之左右於是置端明殿學士命鳳與馮道爲之任閤素與鳳善薦遷禮部侍郎閤後被殺明宗知而不問鳳獨號哭呼曰國義士也肯謀反而遽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爲之慙相術周玄豹嘗識明宗於微時以爲貴不可言莊宗尤信重之授北京巡官鳳恐其惑亂爲患諫止不召西域僧獻佛牙輒以斧碎之而止明宗誅朱守殷又詔幸鄴定州王都疑爲圖已宰相率百官詣闕請不聽人情大恐鳳手疏切諫而罷拜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有同任翰林于矯爲人亦言直敢言久不得遷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詆訾鳳重誨怒之坐奪官長流後重誨爲邊彥溫等告變鳳奏事于興殿言其同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於中興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也安可使奸人動搖之明宗改容謝遂族彥溫及重誨被誅羣臣無敢言鳳獨數言其盡忠明宗疑其朋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立名爲太子太保病足不出卒于家

李襲吉洛陽人父圖嘗言唐相林甫之後襲吉爲人性恬澹少以文詞自娛及長博學多知唐故事登進士爲河中李都榷鹽判官後歸晉授榆次令任掌書記遷節度副使至諫議大夫晉與梁交兵累年後數困欲與通和使襲吉爲書諭梁辭甚辯麗

梁太祖使人讀之至于毒手尊拳相交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吾寧得之顧敬翔曰為我善答天祐三年卒贈禮部尚書

蕭希甫宋州人性褊急躁進有機辯多矯激登進士為袁象先掌書記後任青州節度使以為巡官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謁趙王鎔擢參軍尤不樂又亡之易州削髮為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為魏州推官欲授以知制誥會定內宴儀問樞密使待坐否希甫以為不可時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張居翰嗤之曰老夫歷事三朝見天子內宴數百子本出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宰相豆盧革韋說因其排斥祗拜駕部郎中自以失志怏怏滅梁後遣往宣慰青齊始知其母死妻袁氏改嫁乃發哀服喪焉

于魏州明宗即位名為諫議大夫時復置厠擢以為使奏革縱田客殺人說與鄰人爭井中有寶貨明宗信之賜以帛百匹粟麥三百石拜左散騎常侍及命有司推鞠井中惟破釜而已又常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俄而南郊習儀與馮道趙鳳等誥誓託疾還第乃坐以李筠事動搖軍衆貶嵐州司戶參軍卒于貶所
劉贊魏州人父為縣令贊始受學耻衣以青布衫襦每飯則自己肉食別以蔬食食于牀下語之曰肉食君祿爾欲之則勤學以于祿今非爾食之時也贊乃益力學登進士歷魏博判官祖庸巡官鹽鐵判官明宗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私于會秦王從榮請擇師傅乃拜秘書監為秦府傅泣曰禍將至矣凡所請王府官屬十餘類多浮薄傾

險日獻諛諛以驕王意獨贊從容諷諫率以正道王嘗命作文
自以師傅耻與羣小比伍雖操筆勉強有不悅之色王惡之戒
左右不得與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
已而王果敗大臣議當坐者馮道以判官任贊與王非素好而
在職不逾月詹事王居敏及劉贊皆以正直為王所惡河南府
判官司徒詡病告家右皆不宜與惟諮議叅軍高輦與王最厚
法當死朱弘昭謂諸公不誅其意爾使秦王得入光政門當待
贊等如何且法有首從贊等宜止一身道與馮贊爭以為難乃
得免死凡十七人皆長流贊得嵐州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
石會關病卒

何瓚闕人唐末及第莊宗鎮太原辟為判官代張承業知留守
事為人明敏通於吏事外若疎簡內頗周密建號時拜諫議大
夫慮事不成求留守北京與明宗有舊即位召還見於內殿勞
勩久之無何拜西川節度副使時孟知祥畜貳志以副使趙季
良為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改瓚行軍司馬瓚不得已而
往明宗厚賜遣之知祥先在北京為馬步軍都虞候以軍禮事
瓚常繩之以法及是猶勉待之知祥反罷還私第飲恨而卒

冊曰紛彼具臣乘時射利言莫炳幾動罔知義猗趙端明
時之巨擘餘亦考終愧乃在位

符存審字德祥初名存少賤善歌犯法當死因歌而免初事李
罕之從歸晉為義兒軍使賜姓名李存審從擊李匡儔為前鋒
破居庸關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校尉從李嗣昭攻汾州
執李璠遷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攻潞州降丁會破夾城皆有
功遷沂州刺史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天祐九年屯下博晉趙

攻燕梁來救擊趙深州圍脩縣擊走之領邢州團練使魏博叛
梁來降命爲前鋒屯臨清莊宗入魏殿軍魏縣與劉鄩相距敗
之於故元城降邢州閻寶擢安國軍節度使又降滄州毛璋徙
橫海加同平章事契丹圍幽州方與梁相持河上莊宗問諸將
欲發兵懼少欲勿救懼失之獨存審以爲當救願假臣騎兵五
千足矣乃遣分兵往救擊走之胡柳陂之敗方爭土山存審與
于彥圖力戰復敗梁軍遂築德勝兩城遷內外蕃漢馬步軍總
管梁惡朱友謙降晉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莊宗遣存審與
李嗣昭救之梁人素易河中兵少而弱且不虞晉軍速至爲選
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敗而走伺其來追反戰獲騎
兵五十餘梁人知其晉軍皆驚走然以新降糧少人心頗持兩
端中于朝邑諸將皆利速戰存審不肯曰使梁知吾軍之
師不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鄩在也居旬日望氣者言有
黑氣狀如鬪鷄下令曰可以戰矣進軍奮擊大敗之鄩閉壁不
復出存審度兵已困可少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
于沙苑鄩謂晉軍且懈乘夜遯去追擊于渭河又敗之最後破
張文禮其爲將有機畧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
死後巍然獨存契丹攻遮鹵拜盧龍節度使時已病莊宗彊遣
之俄因不預滅梁入洛疾益甚請朝京師郭崇韜以名望素出
其下不樂加於已止因沮其事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
今天下一家四彛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鈎斬袂之人皆得親
見天子奉觴爲壽而獨予棄死於此豈非命哉病已亟復徙宣
武軍卒于幽州臨終出平生所中矢鏃百餘示三子曰汝曹

勉之。子彥超山汾州刺史爲北京巡檢殺永王存霸來朝明宗德之勞曰河東無事賴卿之力以爲建雄軍留後遷北京留守歷昭義泰寧軍節度使徙安遠爲主藏奴王希全所殺贈大尉彥饒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張諫亂殺知州高述迫以爲帥彥饒陽許之曰欲吾爲帥當止焚掠以軍禮見於南衙乃陰約拱衛指揮龐起伏甲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殺四百餘人明宗褒其忠畧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年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祖起以待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兵敗晉祖代以楊光遠徙彥饒鎮義成軍與晉初無釁坐麾下白奉進禦范延光屯滑州斬義成犯法三人麾下大謀遣殺奉進誣以應延光及聞于晉祖削奪官爵使人殺之彥卿見宋史

史建塘鴈門人父敬思爲九府督從晉三破黃巢擊秦宗權皆爲先鋒後與薛鐵山賀回鶻十餘人侍上源驛變起登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晉王方得遂爲梁兵所殺建塘少爲裨校嘗充先鋒自晉降丁會與梁相拒潞州梁兵數敗相戒避史先鋒栢鄉之戰以兵出井陘時德威擊汴宋之軍於左建塘擊魏滑之軍於右大勝有功加左僕射救燕之役梁祖自將時晉精兵皆北獨建塘與存審以三十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塘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各縱使逸去告晉軍大至梁祖聞之夜拔營去明日追擊之獲輜重鎧甲不可勝計自是病日增劇莊宗得并力以

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又累入魏。再敗劉鄩。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討張文禮。命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刺史王鋌。兵傅鎮州。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子匡翰。尚晉高祖女魯國長公主。爲將。沈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歷天雄步軍。彰聖馬軍都指揮使。懷和一州刺史。鄭州防禦。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史氏世爲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卒。年四十一。

王建及許州人少事李罕之。奔晉。爲匡術指揮使。梁晉相拒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罕之登高望。見知其將敗。顧建及曰。橋爲梁奪。則吾軍危矣。命亟招二千人。馳擊梁兵。解去。從戰。莘縣故元城。皆先登。陷陣。累功。拜遂州刺史。命將銀槍效節軍。從攻揚州。罕之遣劉鄩之弟劉之敗梁兵。先至登山而陣。

莊宗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西者勝。因馳軍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上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且日暮。不可戰。閻寶曰。頃者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奪之。况以高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爲然。白于莊宗。請登高望。臣破敵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卽馳以犯梁兵。大敗。及梁將賀瓌攻德勝南城。以竹竿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募能破梁戰艦者。建及重鎧執稍呼曰。梁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爲。吾今破之矣。卽以大甕貯火。自上流焚梁戰艦。而以二舟載甲士。斧其竹竿。梁兵皆走。晉救兵始得渡。瓌解圍去。自建及將銀槍軍。嘗以家貲募散士卒。監軍韋令圖言其得士。心懼有異志。以爲代州刺史。遂怏怏。卒。年五十七。安金全代北人。爲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爲騎將。

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文會以疾居太原梁將王檀來襲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大恐平諸司工匠登城扞禦金全彊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慙尚能爲公破賊承業喜授以甲兵金全被甲跨馬名率子弟及故將吏得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中檀軍驚潰晉救兵稍至莊宗不錄其功以與明宗有舊卽位拜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鎮二年名還京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家世晉王討黃巢至華陰闢得之時方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爲鐵林都虞候從擊王行瑜李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柘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嘗副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洛三州拜洛州刺史擊梁將王千斬首千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

郭史從戰胡柳還指揮使孟謙據相州叛復討平之徙隰州刺史病風廢明宗以舊恩名還京師親幸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尉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卒贈太尉

張廷蘊開府襄邑人少爲宣武軍卒事晉稍遷軍校常從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以爲帳前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劉后從莊宗在魏多縱其下擾人不法無敢言者廷蘊輒收斬之李繼韜叛莊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先鋒馬步軍都指揮使先驅至潞日已暮率兵踰濠城守者倉卒不能禦遂破潞州迄旦明宗與行欽後至心頗憚恨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歷中懷沂三州刺史金穎隴絳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以疾卒廷蘊本武人希識字而能重文士從破梁鄆州獲判官趙鳳薦於明宗

後至相位。屢數薦於安重誨。轉言之。明宗終以舊隙。故不得乘旄節爲官。素廉。卒之日。家無餘貲。

康福蔚州人。世爲軍校。以騎射事晉王。爲偏將。莊宗時。令牧馬相州。爲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明宗兵過相州。歸以馬二千。匹軍勢益盛。入立拜飛龍使。領磁州刺史。襄州兵馬都監。從劉訓討荆南。無功。而還。以善諾戎語。常召入便殿。訪以外事。輒爲蕃語。以對樞密。安重誨惡之。每戒以無妄奏事。福懼。求外拜。爲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靈武深入敵境。爲帥者多遇害。入見涕泣。言爲重誨所擠。帝謂可無憂。吾當遣兵護汝。乃令牛知柔衛送。行至方渠。果遇羗。奔出。遂擊走之。至青岡。峽大雪。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張不覺。福至。出不意。分其兵爲三道。襲之。蕃酋大駭。棄車張而去。殺之。始盡獲其軍。其下數級。歸奔馬。其家由是威震大振。凡居三載。歲常豐稔。有馬千頭。著莫長服。重誨言有異志。上遣人往。蹶泣言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還。不許。章再上。從鎮彰義。歷靜難。雄武。充西面都部署。晉高祖時。徙鎮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諡曰武安。

符習趙州昭慶人。少事趙王鎔。爲軍校。嘗遣從晉救趙。破梁軍於柏鄉。鎔被弑。上書求歸。破賊以報。王寃莊宗。壯之以爲鎮州兵馬留後。攻戰不克。後賊破。授以成德軍。固辭不受。願授河南一鎮。改天平軍節度使。在鎮未嘗妄作。當時稱爲武臣中之廉慎者。歷安國平盧兩軍。趙在禮亂。遣以兵討賊。明宗使人招之。初謂舉兵不順。意尚未決。霍彥威給以至上欲殺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決。平盧監軍楊希範聞之。以兵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給希望。謂宜分兵守城。虞外變區區。

一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甫分兵城守，公儼因擒希望，斬之。自求爲節度使，宣言青人不使習之，嚴急不宜復來。明宗代以房知溫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卽承命，知溫擒殺之。習復鎮天平，徙宣武，素爲安重誨不悅。希旨者上言：習厚歛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得保全家屬以歸。命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以奉養之。卒，贈太師。令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爲將。在趙州有善政，卒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號良刺史。次子蒙少好學，性剛鯁，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至禮部侍郎。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初爲騎將。明宗拜澄州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謀誅潞王，以爲格討使，至則希重誨旨殺楊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長興中，爲歸德節度使。党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

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與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竄。山朝議，函旣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知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大首領連香等，遣人獻捷。上諭以吾誅党項，非有所利。凡軍中所獲，悉分與士卒。毋以進奉爲名。重歛軍士，已而彥稠以所掠回鶻玉二團進奉，及遺秦王金裝胡鞞等。明宗悉以賜之。又逐鹽州諸戎，取所鹵男女千餘人，後討潞王爲王恩，回招討副使，兵潰東走，爲潞兵所得，下獄殺之。晉高祖立，贈侍中。

開口符身百戰老歎難逢身沒世昌二后闡宗餘子區區
時世就功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魏州爲人，沈靜寡慾，少好學，爲處生能。父辭莊宗，素知以爲。軍掌書記卽位，歷工刑二部侍郎。祖

庸使又判吏部銓遷東都副留守精於吏事甚有能稱莊宗與羣臣飲博須錢十萬憲上庫簿祇錢三萬緡大怒謂伶人史彥瓊曰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後幸東都因定州王都來朝命治鞠場與都憲以鞠場乃初建號時卽位壇凡王者所由以興若漢之靈臺之繁陽至今尚在不可毀也乃別治宮西爲鞠場未幾憲以爲場憲歡此不祥之兆也又怒以細鎧給明宗北伐契丹不以聞貴憲馳往自取左右諫而止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宰相而宦官伶人不欲其在朝廷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之卽斬其使以完緘上於莊宗及明宗入京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左右告憲魏兵南嚮王上存亡未可知今在朝來無詔鬻兒所乘馬斷其鞅此必亡國之徵命也

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極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已而存霸見符彥彪願庇護求生其麾下大譟竟殺存霸憲乃出奔沂州見殺元行欽幽州人爲劉守光裨將使攻其父仁恭囚於大安山又害諸兄弟其後晉來攻復使募兵雲朔間遇明宗掠地山北與之相拒廣邊軍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亦射明宗中股凡八戰而後降明宗撫其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爲子數立戰功莊宗遷將自衛聞其驍勇以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稍圍之行欽望見旗幟馳一騎突圍奮劍斷其二稍斬一首級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當與卿共由是寵絕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於內殿酒

酈左右顧曰。紹榮安在。所司奏以紹榮散官不得與。明日卽拜同平章事。趙在禮反。劉后命趣往指揮。拜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入攻鄴南門。以詔書招降。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語曰。將士經年離去。父母不取救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爲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功。小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壞之軍士大譟。莊宗聞之大怒。敕行欽破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名諸鎮兵分爲五道。皆屬行欽。屯于澶州。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爲筏。渡長慶河。攻冠氏縣。不克。時邢洛諸州相繼皆叛。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及聞兵變。明宗入魏。乃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亂兵引而南。行欽趨還。從莊宗幸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滎。遂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問其家名。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西至石橋。呼次謂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今茲危蹙。而默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髮斷髮置之于地。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將復幸汜水。遇郭從謙反。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野人所執。送魏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於洛陽市。人爲流涕。

伐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屯汴州。時節度使孔循使北門迎

明宗西門迎莊宗所以供帳委積如一日先至者入之鄴因責
循主上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負國家循不答時明
宗婚石敬瑭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藏於家
鄴乃將麾下五百騎西迎莊宗見於汜水嗚咽泣下使以兵爲
先鋒從至汴西不得入明宗入洛鄴請死馬前明宗嘉歎久之
明年討荆南高季興拜鄴夔州刺史副東川董璋出三峽已而
諸將無功皆罷惟鄴獨取夔忠萬三州明宗建夔州爲寧江軍
拜鄴節度使數敗季興之兵鄴本武人所爲多不中法度判官
譚善達數諫怒之誣以受金善達素剛辭不遜遂死獄中後鄴
病見善達爲祟卒于鎮

曰莫難者死莫逆者義彼憲彼欽其事相類曷不自裁
反奔而逝死不烈羸孤負其志鄴不足責請死何意

孔謙魏人爲人勤敏傾巧以聚歛爲務工書籌金穀散歛之事
兼善事人莊宗悅之以爲租庸使其名始起於梁領天下錢穀
廢唐舊制度支戶部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賜號豐財
贍國功臣晉與梁相距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調發供饋未
嘗闕乏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爲多然民不勝其苦諸凡
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遣詔督理
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必下使者行
之至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又請減百官俸并省
罷節度觀察判與推官等員數以至鄆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
行人以收商旅征筭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鹿人戶更制括
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
謙罪斬于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額以大臣一人判戶

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以張延朗爲之延朗開封人事梁
爲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獲之後鎮宣武成德以爲元從孔目
官卽位歷莊宅宣徽北院忠武軍節度等使始請置三司使卽
拜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充
三司使珽在宣徽使下爲人號有心計以三司爲已任然亦無
所建明後歷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時爲吏部尚書兼中書
門下平章事仍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以延朗悉調取財貨在
太原者深恨之故力勸廢帝親征籍諸道民爲丁并括其馬未
至晉兵入京被殺

李嚴幽州人初名讓邺事劉守光爲刺史歷事莊宗任客省使
爲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善談辯同光三年使蜀爲王
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辯清亮蜀人聽之皆悚動衍樞密使

宋光嗣名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
宮自邶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精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
西極甘涼北躡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淮南楊氏
承累世之彊鳳翔李公特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蕃恐
于荆湖吳越脩貢賦効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
方懷之以德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吳
越非予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其人反覆可信乎又聞契丹
日益彊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僞梁光嗣曰
比梁差劣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况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
一鎮之聚可滅契丹使無類然而天生荒服不在九州之內自
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嚴曰聞嚴應對愈
益奇之嚴見蜀之君臣皆庸愚恃險自安窮極奢僭還曰其言

可取之狀。初臨遣時令以名馬市珍奇，冀充後宮。而蜀法嚴禁，劍門不許出奇貨。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由是嚴無所得，惟得金二百兩，并地衣、毛布之類而已。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為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以嚴為三州招撫使，與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至漢川，衍告以得嚴來，即降。嚴聞之，喜，即馳入益州，見衍，託以妻母果，即日降。嚴還授泗川防禦使。其後孟知祥偃偃安重誨，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戒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乎？」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嚴嘗有過，莊宗怒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得免。及是，惡其來置酒從容問朝廷以公來，即公意自欲來，即嚴曰：「君命也。」知祥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爾何獨來？豈非孺子笑惑朝廷耶？」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知祥，由此遂反。

冊曰：蜀以暗亡，光嗣不啻契丹，日強唐曾不思巧言肆辨，何益於時？卒禍唐宗，死恨猶遲。

朱弘昭，太原人，少事明宗為客將，即位擢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為東川董璋節度副使，因殺李嚴，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開懷待之，後以軍事遣入朝，得免。遷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轉鳳翔節度使。時安重誨已有間，初遣往督石敬瑭兵討孟知祥。至鳳翔，弘昭迎謁甚恭，延于其家，使妻妾侍飲食，重誨以為厚已。酒酣為言，昨被讒構，幾不自全。蒙天子厚恩，得保家族，因泣下。重誨去，弘昭遣騎馳奏，以為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還日閉門不納。范延光惡其反覆，罷為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改山南東道。明宗有

疾諸大臣懼秦王從榮之禍皆欲引去乃以弘昭代延壽馮贇
代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所養之才不足當大在明宗叱曰公
等皆不欲在吾目前吾養之安用弘昭惶恐乃視事贇亦太
原人父璋事明宗爲闈者贇時爲兒愛其通黠領鎮以爲進奏
官卽位遷客省使歷宣徽北院河東忠武兩節度并三司使明
宗病甚大臣希復進見惟孟漢瓊王淑妃弘昭及贇參掌機務
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立愍帝益自以爲功所用多
非其人給事中陳又爲人險詐好陰謀嘗事張漢傑郭崇韜輒
敗死弘昭引爲樞密直學士而用其謀後因漢瓊請入朝議徙
成德范延光代之而用石敬瑭代延光潞王代敬瑭三人者皆
唐大臣擅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
遂反愍帝大懼遣人名弘昭計事弘昭自投于井安從進亦殺
贇并妻子于家故吏張守素誣其三歲一子以免漢祖卽位贈
弘昭尚書令贇中書令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少爲騎將破梁夾城戰栢鄉累以功遷
突騎指揮使明宗卽位歷應嵐二州刺史宿州團練昭武保義
二軍節度使皆有善政潞王反思立以羽林屯兵千人屬王思
同以捧聖屯兵五百城守聞思同叛欲盡誅千人家屬未及而
從珂兵已至傅其城呼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
拒耶徒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潞
王旣立追其初無降意頗不悅之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
爲右神武統軍石敬瑭反復爲北而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帝
幸懷州遣將從駕騎兵出團栢谷救張敬達未至已死思立亦
卒于道晉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初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爲突
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京師
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親軍馬步軍都
指揮使出領河陽三城并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爲親軍都指揮
使加同平章事諸大臣避從榮難獨義誠心結之遺其子事秦
王府明宗涕泣名義誠使自處置母令震動京師而義誠卒不
出兵聞三司使孫岳與馮贇言從榮必敗不悅從榮兵至天津
橋遣人復名義誠及死始引兵入河南府名岳檢閱家貲岳至
又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遂見殺明宗不能詰由是與
朱弘實有隙愍帝卽位弘實自負誅從榮功義誠心益不平適
潞王從珂反被殺義誠亦降清泰元年四月斬于典教門列誅
其三族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初事梁爲控鶴右第一軍使梁滅事唐爲
夾馬都指揮使至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使輔秦王節度河東勸
以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爲豫備馮贇忠之召還以爲右羽林
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會潞王起張虔釗會諸鎮兵以圍鳳翔
思權攻城西尹暉攻城東破其東西兩關從珂登城呼外兵告
以已非及者兵雖弱而守堅外兵死傷者衆思權宿懷異志因
呼其衆曰王真吾王曷忍攻之卽擁軍士入城暉亦麾其軍使
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
下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一紙於懷中願志姓名
以爲驗從珂書曰可邠寧節度使卽位拜靜難軍爲右龍武統
軍總左衛上將軍贈太傅暉魏人從廢帝入洛陽拜嚴衛指
揮使晉高祖來朝與暉相遇于道特先降功不爲屈馬上橫鞭

折之晉祖怒白帝不可與名藩乃以爲應州節度使入立罷爲
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爲人所殺子
勳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爲潞府孔目官潞王起與判官韓昭亂掌
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密將楊勗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
勗有替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卽魏崔浩其言吉凶無不中
嘗引見王問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以爲館驛巡官王慮兵少
食乏濛傳神語可無憂及是命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使
專美作檄書歸罪弘昭與贊專殺秦王離間骨肉遣使馳告諸
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判官薛文遇計事王得之
大喜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王懼遣尋問神神曰王兵少東
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果降先是神言三珠併一珠驢馮殺人

四月甲寅午中興戊巳土至是入京卽位果應順元年甲午
四月庚午朔也由是益親信專以巫祝爲事拜昭亂左諫議大
夫端明殿學士專美比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審虔皇城使勗宣
徽北院使延朗莊宅使久之昭亂勗皆爲樞密使延朗爲副使
掌機密審虔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掌兵權文遇爲職方郎中
樞密直學士與專美主謀議延朗等欲留石敬瑭京師昭亂專
美謂與趙延壽皆尚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以河東而遣之是
時唐之精兵悉握在吐鎮運芻糧遠近勞敝帝與延朗等日夕
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密中興殿廬名見訪問常至夜分及欲徙
敬瑭邠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言天象失度宜
安靜以弭災其事遂寢後月餘文遇獨直帝夜召之語及罷敬
瑭事勸以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不如

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耶？乃令文遇手書除日。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反。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每戒人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意不欲行。而心恨文遇小人致誤大事。夜召李崧問計。文遇不知隨至。帝見之色變。遽欲抽刀刺之。崧勸止。敬瑭兵已南。帝在懷州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對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初延朗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惟視賂多。得善州。少而無賂。得惡州。或久而不得。人人皆怨。壽心患之。而不能爭。每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是。延朗過其家。嘆曰：吾積錢不計數。未知何人取之。以一騎走南山為追其所殺。敬瑭既立。聞嵩嘗不與延朗事。復以為將。歲餘卒。專美事。曾為大理卿。開運中卒。昭龍至。相位出為河陽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終。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鄒。鄭。邦。學。

載記 五代晉一

高祖石敬瑭 出帝石重貴

高祖皇帝本出於西陲。父泉振。雜善騎射。自朱邪歸唐。徙居陰山。從李克用起兵。雲朔積戰。功至洛州。刺史生敬瑭。不知得姓。石氏之始。明宗愛其沈厚。寡言。妻之以女。即綠帳下號左射軍。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自馳往救。兵未及陣。為鄩所掩。敬瑭以十騎橫槊馳擊。振取以旋。莊宗壯之。封其背手。以酥以蒸。俗最重此禮。由是名動軍中。從戰胡柳。前鋒周德威死。弘簡錄卷七十九 終 明宗戰胡盧。奪楊村為梁所敗。脫之於危。

其是耶乃令文過手書除日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瑄反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每戒人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意不欲行而心恨文過小人致誤大事夜召李崧問計文過不知隨至帝見之色變悲欲抽刀刺之崧勸止敬瑄兵已南帝在懷州惶惑不知所之遣密使將千騎至自司馬坡踏戰地對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知還也初延朗任事諸將嘗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惟視略多得善州少而無略得惡州或久而不得人人皆惡崧曰曷世未厭源而不厭何崧曰源雖不北是延朗過也文過皆不厭其源源數未知何人取之以一騎走南山為追車皆為大豕驟開眼中卒部指至州出為國將也

弘簡錄卷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五代晉一

高祖石敬瑄 出帝石重貴

高祖皇帝本出於西僑父臬振雞善騎射自朱邪歸唐徙居陰山從李克用起兵雲朔積戰功至洛州刺史生敬瑄不知得姓石氏之始明宗愛其沈厚寡言妻之以女即隸帳下號左射軍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自馳往救兵未及陣為鄩所掩敬瑄以十騎橫槊馳擊拔取以旋莊宗壯之拊其背手昏以酥以蕃俗最重此禮由是名動軍中從戰胡柳前鋒周德威死獨以左射軍敗梁兵明宗戰胡盧套楊村為梁所敗脫之於危

魏兵變時明宗欲自歸天子明已不反敬瑭勸以宜速定計豈有軍變於外上將獨可無事願得騎兵先攻夔門天下要害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驍騎三百直渡黎陽明宗遂得入汴莊宗後至不得入兵皆潰散敬瑭趣汜水收其散卒拜爲保義軍節度使賜號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兼六軍諸衛副使在陝爲政有聲時諸侯多不奉法鄧州陶玘亳州李鄴皆以賊汙論死敬瑭獨被詔褒與普州安崇阮洛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俱稱廉吏明宗首舉以諷天下天成二年十月從幸汴州爲御營使改領宣武軍節度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加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三年四月徙鎮天雄拜同平章事與唐尹五月又除駙馬都尉董璋反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不克而還會契丹吐渾突厥皆入寇敬瑭亦欲避秦王從榮之禍自請禦之制出以不樂爲六軍副使復辭行明宗責問大臣范延光趙延壽等卒以敬瑭爲請拜河東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以行屯于忻州兵士忽擁馬首呼萬歲敬瑭懼斬三十人而後止愍帝卽位加中書令徙鎮成德清泰元年五月復鎮太原先與廢帝俱事明宗心不相悅廢帝立不得已來朝心頗自疑欲求歸鎮難以爲言乃陽爲羸疾灼艾滿身帝憐遣還時弟重胤爲皇城副使與公主母曹太后伺帝動靜言語以報益見危懼每帝遣使勞軍卽稱疾求解總管以探帝心而帝母魏氏慕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敬瑭言陵與民冢墓相雜不可立帝疑敬瑭欲毀民墓爲闕由此發怒議罷總管徙鎮鄆州不受命因謂其屬先帝授吾太原使老今無故而遷是疑吾反也且太原地險粟多吾當內檄諸鎮外求強援桑維翰劉知遠

等勸之乃上表論帝非明宗子不當立而許王從益以次當嗣
帝覽表大怒手壞投之地名學士馬胤孫草詔削奪官爵詆以
惡語命張敬達等討之敬瑭求援於契丹九月耶律德光入鴈
門與唐兵戰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紂為父子以清
泰三年十一月丁酉即皇帝位國號晉賂契丹以幽涿薊檀順
瀛漢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等十六州己亥大赦改是年為天
福元年拜桑維翰知樞密使事閏月丙寅趙瑩為門下侍郎維
翰中書侍郎兼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時廢帝尚在趙德鈞及其
子延壽叛降契丹鏢之以歸己卯次河陽節度使萇從簡來降
辛巳入京甲申大赦十二月乙酉如河陽追降廢帝為庶人丁
亥馮道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己丑曹州指揮使石重立殺其
刺史鄭玩辛卯求直言癸巳鎮州都虞候祕瓊逐節度副使李
彥琦同州裨將門鐸殺其將楊漢賓庚子天平節度王建立殺
副使李彥贇是歲旱

天福二年正月丁卯天雄軍節度范延光殺齊州防禦使祕瓊
戊寅李崧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封唐宗室子為公
及階鄒公為二王後以周介公備三恪二月丁酉契丹使其太
子解里來三月甲辰如汴州有司請尊帝庶母劉氏帝以宗廟
未立謙讓不遑四月丁亥赦因蠲民租賦遣趙瑩使于契丹辛
卯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進助國錢契丹使宮苑使李可興來
五月壬戌求直言丁丑追尊四代為皇帝妣皆皇后高祖璟諡
孝安廟號靖祖妣秦氏諡元曾祖柳諡孝簡廟號肅祖妣安氏
諡恭祖昱諡孝平廟號睿祖妣來氏諡獻考紹雍諡孝元廟號
獻祖妣何氏諡懿六月癸未契丹使夸離畢來丁酉范延光友

命都部署楊光遠討之張從賓反留守判官李遐死之命奉國
都指揮使侯益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討之從賓寇河陽又寇
河南七月陷汜水關殺巡檢使宋廷浩婁繼英叛降于從賓辛
酉重威克汜水關從賓投河死餘黨赦之壬申光遠克博州八
月丙申靜難軍節度使安叔千進添都馬乙巳赦非死罪囚九
月光遠進粟十月辛巳禁造甲兵三年二月戊戌諸鎮進物
助國三月丁丑禁私造銅器七月辛酉以皇業錢作受命寶八
月戊寅馮道及劉昫爲契丹冊禮使丙戌許御署官選己丑蠲
水旱民稅辛丑歸伶官于契丹九月己酉赦范延光己未歸靜
鞭官劉守威金吾勘契官王殷司天鷄咩學生殷暉于契丹己
巳赦魏州民稅十月戊寅契丹使中書令韓頰奉冊曰英武明
義皇帝庚辰升汴州爲東京以洛陽爲西京雍州爲晉昌軍戊
子右金吾衛大將軍馬從斌使于契丹己未契丹使梅里來戊
戌大赦十一月辛亥升廣晉府爲鄴都壬戌除鑄錢令四年
正月盜發唐愍帝墓辛亥以張從恩爲樞密副使二月丙辰頒
調元曆靈州戍將王彥忠以懷遠城反尋降供奉官齊延祚殺
之四月甲申廢樞密使八月己亥朔河決博平西戎寇涇州彭
義軍節度使張彥澤敗之執其首領野離羅蝦獨九月丁丑契
丹使粘木孤來十一月乙亥立唐高祖太宗莊宗明宗愍帝廟
于西京戊子契丹使遙折來五年正月丁卯朔德音除民公
私債負己丑回鶻使海石金來四月甲子契丹興化王來八月
丁酉閱稼于西郊九月丁卯和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辛巳
閱稼于沙臺十月丁未契丹使舍利來十一月丙子冬至始用
二舞六年正月戊寅封唐叔虞爲興安王臺駘爲昌寧公二

月戊申停買宴錢三月除民二年至四年以前稅四月己未契
丹使述括來八月壬辰如鄴都宣徽南院使張從恩爲東京內
外兵馬都監壬寅大赦甲寅光祿卿張澄使于契丹九月丁丑
河決中都入于沓河十月河決滑濮鄆澶州安從進反十一月
丁丑命討之十二月先鋒都指揮郭海金及從進戰于唐州敗
之安重榮反命杜重威往討戊戌戰于宗城敗之是歲吐渾使
白承福白可久突厥使薛同游并契丹使皆來 七年正月追
封兄敬儒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贈太傅丁巳克鎮州安重榮伏誅赦廣晉庚午契丹使達刺
來三月歸德軍節度使安彥威塞決河于滑州閏月蝗食麥五
月帝有疾乙巳尊皇太妃劉氏爲太后六月丙辰吐渾使念醜
漢來乙丑帝崩于寶昌殿年五十二諡曰聖文章武孝皇帝廟

號高祖

出帝名重貴父敬儒唐太宗騎將早卒高祖以爲己子而所生
六子五皆夭重睿方幼故立重貴爲人自少謹厚善騎射高祖
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卽位拜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原尹北京
留守知河東節度事天福二年九月名拜左金吾衛大將軍三
年冬爲開封尹封鄭王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改東
京留守十二月爲廣晉尹徙王齊帝崩卽位柩前尊契丹耶律
德光爲祖庚午使右驍衛將軍石德趨以御馬二撲祭于相州
之西山帝貪嗜聲色居喪中悅重亂妻馮氏用六宮仗衛太常
鼓吹納以爲后丙子宰相馮道爲山陵使竇貞固副之太常卿
崔悅禮儀使戶部侍郎呂琦爲鹵簿使中丞王易簡爲儀仗使
七月壬辰皇祖母劉氏崩輟視朝三日庚子大赦八月戊午高

行周克襄州安從進自焚死庚申天平軍景延廣義成軍李守
貞彰德軍郭謹進錢粟助作山陵庚午葬皇祖母於魏縣九月
辛卯李守貞為山陵都部署十一月庚寅葬顯陵在河南
壽安縣庚子
肅神王于太廟辛丑蠲靈居所過民租之半十一月庚午北京
留守劉知遠進百頭穹廬是歲旱蝗

八年三月己未如東京赦廣晉府囚庚申次澶州赦囚庚午寒
食望祭顯陵于南莊焚御衣紙錢三月己卯朔趙瑩罷以桑維
翰為侍中辛丑蝗四月庚午募民捕蝗易之以粟丁亥追封皇
伯敬儒為宋王贈太師癸卯馮道罷甲辰旱大赦六月庚戌祭
蝗于鼻門辛未括借民粟但藏者殺七月甲午冊皇太后丁酉
射于南莊辛亥檢民青苗九月戊寅尊奉國夫人安氏為皇太
妃十月戊申冊皇后馮氏壬子曠于沙臺十一月甲申幸八角

闕馬牧戊戌齊州刺史楊承祚奔于青州十二月甲寅楊光遠
反淄州刺史翟宗死之

冊曰天縱亂離一本于岐父變為伯種易而彘天性不親
無祖無禰弁髦其君若胥若靡聚訟無窮作備一時

開運元年大饑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滄州己卯陷貝州庚辰入
鴈門寇代州以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以禦之辛巳殿直
王班使于契丹至鄴都不得進而復壬午前靜難軍節度使李
嗣留守東京乙西北征以景延廣為御營使丙戌契丹寇黎陽
辛卯講武于澶州詔括馬壬辰契丹屯于元城癸巳趙延壽寇
南樂甲午括馬辛丑博州刺史周儒叛降于契丹二月戊申李
守貞及契丹戰于馬家渡癸丑馬全節又戰于北平成敗之三
月癸酉戰于戚城契丹遁去己丑冀州刺史白從暉敗契丹于

衡水癸巳籍民爲武定軍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巡檢使梁進
敗之取德州甲寅還京赦辛酉幸借民財五月丁亥鄴都留守
張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辛卯李守貞爲青州行營都部署
討楊光遠六月克淄州丙午復置樞密使以桑維翰充之丙辰
河決滑州環梁山入于汶濟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己丑劉昫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八月戊辰旌表陳州項城民史仁詡門
閭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戰于七里烽
敗之十二月己亥朔射兔于臯門丁巳楊承勳因其父光遠以
降殺之閏月乙酉德音赦青州囚契丹寇恒州二年正月契
丹陷秦州壬子馬全節及契丹戰于榆林兩軍皆潰戊午張從
恩留守東都辛酉高行周爲御營使乙丑北征契丹去三月己
未黎陽橫海軍節度使田武爲東北向行營都部署以備契

丹丙子大閱于戚城丙戌閱馬於鐵丘三月戊戌契丹陷鄆州
刺史沈斌死之庚戌馬全節克秦州辛亥易州戍將孫方諫及
契丹諧里戰于狼山敗之四月戊寅勞師于戚城己卯又勞師
于王莽河甲申還京赦左右軍囚庚寅大賞軍功五月丙申朔
大赦六月旱丁卯射于繁臺幸杜重威第八月甲子朔廢二舞
丙寅和凝罷馮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辛未閱馬于茂澤陂
丁丑括馬九月己亥閱馬于萬龍岡幸李守貞第十月戊子高
麗使其廣評侍郎韓玄珪兵部侍郎劉崇規禮賓卿金廉內軍
卿朴藝言來十一月戊戌封王武爲高麗國王十二月丁亥桑
維翰罷以趙瑩爲中書令李崧守侍中樞密使是歲兩幸南莊
又幸沙臺畋于戚城并北郊射兔于硯臺及臯門三年二月
丙子回鶻使突厥陸來壬午射鴨于板橋幸南莊六月孫方諫

以狼山附于契丹丙寅契丹寇邊巳丑李守貞為行營都部署
義成軍節度使皇甫遇為副河決漁池大饑羣盜起七月大雨
水河決楊劉朝城武德八月辛酉河溢歷亭九月河決澶滑懷
州辛丑行營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于新興敗之癸卯
劉知遠又敗契丹于朔州大雨霖河決臨潢十月河決衛州丙
寅河決原武十一月永靜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于瀛州
敗績契丹寇鎮定十二月壬戌奉國都指揮使王清及契丹戰
于滹沱敗績死之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以其軍叛降于契丹
壬申契丹滅晉

載記 五代晉二

高祖后李氏

安太妃

出帝后馮氏

高祖叔

萬友 萬銓

兄敬威

于重信

重義 重泉

重睿

孫廷煦

延寶

高祖后李氏唐明宗女初封永寧公主清泰二年進魏國長公
主三年自太原來朝于春節辭歸廢帝常疑高祖必反留之不
得醉語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耶醒後左右告之帝大悔公
主歸以語益不自安即位冊為皇后出帝立尊為皇太后為人
彊敏高祖常嚴憚之開運三年十二月太后與帝聞耶律德光
遣張彥澤犯京師皆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德光以書遺太
后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奔晉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
今皆在否又問契丹先為晉獲者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帝得
此書名當直學士范質謂曰杜郎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欲
擇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以我相屬我素為其所知卿為我
草奏具言之庶幾活我子母質為帝草降表次又為太后表遣
孫延煦延寶奉以請罪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次年

正月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乃拘于封禪寺遣將崔延勳以兵守之時雨雪寒凍皆苦饑使人謂寺僧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僧辭以鹵意難測不敢又陰祈守者乃稍得食復求酒於監者李筠筠曰臣家有酒非敢吝慮陛下有不測故不敢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者得入與訣歸第自經德光降帝爲負義侯遷薰龍府使人諭太后吾聞重貴不從母教以至于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答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於是二后并重睿延煦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從以宮女五十宦官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廚七茶酒司三儀鸞司三衛以六軍士二十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將吏有所供饋悉不得通路旁父老亦持牛酒爲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饑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充之又行七八日至錦州鹵人迫帝與后拜阿保機畫像不勝其辱泣呼曰帝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纔至黃龍府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后于懷密州去黃龍西北一千五百里過遼陽二百里未幾國母爲永康王所囚王遣帝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二后謁帳中王止以常服見伏地雨泣自陳過咎王使人扶起與坐飲酒奏樂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爲遺五月王上陞避暑取宦者并東西班各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

去上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以尚幼王馳一騎取之以
賜禪奴至八月下涇太后自馳至霸州見王求於漢兒城側賜
地種牧爲生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漢乾祐二年徙帝及
太后于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
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二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
之次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
李守貞等八月卒帝與皇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
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自中國人自契丹亡
歸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所終

出帝母安太妃代州崞縣人初封秦國夫人卽位尊爲皇太妃
老而失明從帝北遷徙建州卒于道中毀矣車而焚之載其燼
骨與李太后并葬之 后馮氏定州人父涼爲州進奏吏以巧
佞爲安重華所喜使佐高祖爲鄴都副使可相得權甚乃爲重
亂娶濛女後封吳國夫人重亂早卒后亦有色出帝悅之假
以皇太后命納之駕至西御莊見高祖數羣臣皆賀帝喜顧
謂馮道等曰朕與卿等不任大慶復過 宮前駭而告曰皇太
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 亦絕倒又顧左右我
今日作新婿何似皇后與左右復大笑 問于外后旣立與帝
酣飲歌舞獨專內寵封拜官官尚宮知 等皆爲郡夫人又用
男子李彥弼爲皇后宮都押衙其兄玉 政內外用事李太后
數加訓戒不從故契丹暴帝惡有曰納 母於宮中亂人倫之
大典旣隨北遷憐帝受辱數求毒藥與 飲竟不可得後不知
所終

高祖叔萬友生敬威敬贊萬銓生敬暉 敬德敬殷重亂皆不

知其親踈高祖愛重亂養以爲子故名一齒諸子未卽位前叔
兄與弟敬殷子重進皆卒敬威字奉信一廢帝時爲彰聖右第
二都指揮使領常州刺史舉兵時語人口生而有死人孰能免
吾兄方舉大事吾不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爲
沂州馬步軍指揮使以反誅天福二年正月萬友自故金紫光
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大師與萬銓勳階相
同惟檢校司空贈太傅各異敬威敬德敬殷各贈太傅七年正
月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禪王敬殷通王皆加贈太尉八年五月
追封萬友秦王萬銓趙王加贈太師一皆贈太師一皆贈太師一皆
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原牙將卽位累飛龍皇城二使
遷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性貪暴爲
擇賢佐輔之亦憚高祖法嚴未嘗敢犯歲餘徙鎮保義出帝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陝人苦其暴虐名還京師斥都
押衙蘇彥存鄭溫遇以警之契丹犯邊從幸澶淵使以兵備汝
陽守麻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復出爲威勝軍
節度使歲餘建曹州爲威信軍授節度使在鎮貪暴尤甚久之
名還張彥澤入京夜走踰城溺死時年四十九敬暉字德昭
爲人厚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命爲曹州防禦使以廉
儉稱卒于官贈太傅加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
高祖諸子惟重信李皇后所生餘皆不知其母重英爲右衛將
軍重胤皇城副使重進左金吾將軍高祖起兵重英重胤匿民
家井中捕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正月爲二子發哀與重
進皆贈太保重信字守孚爲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
二月以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下詔

褒之范延光反見殺年二十贈太尉 重義字弘理爲人好學
頗知兵法卽位拜左驍衛大將軍幸汴州爲東都留守張從賓
反見殺年十九贈太傅天福七年正月追封重英號王重胤鄭
王重進夔王俱加太傅重信楚王重義壽王加太尉天福八年
俱重加太師皆無子 重睿爲人貌類高祖臥病時尚幼宰相
馮道入見臥內呼出使拜因以宦者抱持寘道懷中時雖不言
左右皆知其以重睿託道也及笏晉大臣以國家多事議立長
君而景延廣已陰許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拜爲檢校太保開
封尹以左散騎常侍邊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授雄
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 重杲高祖幼子小字
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天福八年加贈太
師

延煦延寶高祖諸孫出帝以爲子開運二年秋授延煦鄭州刺
史少不能視事從以一宦者又遷尚書郎路航叅知州事宦者
遂專政每詬辱航出帝召航還已而徙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鎮
寧軍節度使是時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皆餓死諸鎮爭爲聚
歛趙在禮所積尤多帝利其貲遣宗正卿石光贊以幣一百五
十床聘其女迎于其第宴在禮萬歲殿賜予甚厚君臣窮極奢
侈一婚其費千萬十一月徙鎮保義而延寶代爲鄭州刺史轉
威信軍節度使遣贄降表玉璽金印以歸契丹契丹得璽以爲
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求真璽時因從珂身
焚於洛陽舊璽不知所在晉祖受命命工製此璽契丹知狀乃
已後與重睿俱北遷不知所終

載記 五代晉三

桑維翰 景延廣

馬全節 子令 高行周 父思繼

劉處讓 杜重威

李守貞 扈彥珂 張彥澤

皇甫遇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生而狀貌怪異，身短面長，臨鑑自奇。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素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勸以不必應舉，可從他求仕。維翰慨然著曰：「出扶桑賦以見志。」自鑄鐵視磨，穿則改遂。及第，辟晉高祖河陽掌書記，常隨用兵。贊成異謀，因使為書求援於契丹。凡滅唐興晉，皆其力也。即位拜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為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泰寧。吐渾白承福屬役契丹，苦其暴虐，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遣其意，未決。維翰力言：「契丹未可與爭。」

已決矣。可無憂也。又勸上幸鄴都。七年來朝，徙鎮晉昌。出帝即位，名拜侍中。患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言不能入。陰使人說帝制契丹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為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寔理。先是高祖惡李翰好飲浮薄，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樞密院學士亦廢。維翰奏皆復之。四方畏其權勢，賂遺巨萬。歲積不貲。內客省使李彥韜與馮玉共肆讒毀帝，欲黜之。劉昫、李崧皆謂不可。然自是日益見疎。帝過飲，得疾。陰遣人白太后，請為皇弟重睿置師傅。帝愈頗知之。遂怒罷為開封尹。遂自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度破藥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國事，已急求見馮玉等計事。謀復不合。



又求見帝以方調鷹苑中不暇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晉與契丹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延廣耶律德光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欲使維翰先卒而帝因前言毋絕契丹中心懷愧不欲使見德光因諷張彥澤圖之維翰素以威嚴自持平時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雖驍悍自矜每往候之冬月未嘗不流汗及是利其貲產將爲不利左右勸維翰以避禍答曰國亡至此安所避死遂坐府中不動彥澤至厲聲語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耶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語人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猶使人恐懼如此乃以帝命召之赴侍衛司獄行遇李崧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歎不能對彥澤使人縊殺之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何必至此命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爲彥澤所掠

彥字航川陝人以挽彊見稱父建教以射不入鐵不如不事初事梁邵王友誨以反被幽亡去從王彥章戰中都身被數創得免又坐朱守殷當誅晉祖惜其才陰縱使亡明宗時爲客將卽位授侍衛步軍都指揮領果州團練寧江軍節度使後歷義成保義河陽天平四鎮復名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遷都指揮使出帝之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自是號令征伐一出於已晉大臣皆不得與高祖崩議告契丹當上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契丹怒遣使者喬瑩責晉語以先皇帝北朝所立故稱臣今天子中國自開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今晉有橫磨大劍十萬仁翁要戰則來他口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爲起禍之端懼後無以取信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因敕吏具載以授瑩歸具告其主益怒天福八年秋帝幸大年莊還置酒

延廣第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累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悉饑死以方握親兵恃功恣橫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明年春契丹大入呼曰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相距瀘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鹵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急請益兵諸將由其節制皆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然後得出皆泣訴然諸將皆奮死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去始出爲河南尹西京留守白居易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口制度必不支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池妓樂惟意所適明年駕幸瀘淵復以延廣從皆無功帝方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契丹以和德光報使因延廣來并割鎮定與我方許晉知其不可亦止使引兵屯河陽聞契丹至中渡杜重威降乃還德光行至相州遣騎數千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縱使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遼騎奄至併與從事閻丕被擒馳見德光於封丘責以南北失權皆因爾名喬瑩質其前言初不服瑩出所藏書乃服因責以十事每一事授一牙籌至八籌以面伏地不能仰視叱而鎖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

馬全節字大雅元城人唐同光中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反以領馬步軍明宗卽位歷博單郢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州兵寡弱至散家財募士卒相與堅守蜀人去名以爲滄州留後歸晉拜橫海軍節度使俄代李全鎮安遠

金全叛使與安審暉發兵三萬討之與李昇將李承裕戰于安州城南斬首三千級生擒千餘人追至雲夢執之將獻于朝承裕曰吾掠城中計得百萬皆為將軍取若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祖不問徙鎮昭義并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以功復徙義武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兵間開運元年復為北面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拒澶魏之間全節別攻破白團城掠七百人又克秦州獲二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徙廣晉尹鄴都留守為重威招討副使大敗契丹于衛村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為人謙謹事母孝其臨政決事必問法如何居家嘗衣白襦以謁縣令州里多之 于令琮從父署牙內都指揮使歷檢校尚書左

史歸漢為西京巡檢使周祖改陳州刺史征兗州為京城四閤外巡檢世宗移隨州顯德二年入為虎捷左第十軍都指揮使六年兼領建州刺史宋祖禪位出刺懷州征李筠日夜儲蓄以俟王師及升懷州為團練命以充使旋為先鋒都指揮使澤潞平改昭義兵馬鈐轄卒年三十九太祖甚憐之錄其子延恩為殿直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世為懷戎戍將父思繼與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事幽州節度李匡威遇匡儔篡晉王將討其亂遣人招思繼并弟以為前鋒匡儔棄城走劉仁恭守幽州以其兄弟為前後中三軍都指揮使分掌燕兵晉留千人以衛仁恭後多犯法思繼等殺之由是晉誅高氏三人時行周年十餘歲仁恭

收之帳下而以其從子行珪爲牙將及守光囚仁恭拜行珪武
州刺史其將元行欽素憚之守光背晉晉兵來攻行欽方牧馬
山後關變赴援中道麾下兵叛推行欽爲幽州留後兵過武州
執行珪子繁以招行珪當退我行往取守光不然且殺其子行
珪不從行欽以兵圍之行珪時在圍中卽夜縋城馳見莊宗莊
宗遣救比至兵已解去乃與行珪俱降晉行珪歷朔忻嵐三州
刺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時徙威勝安遠二軍卒于鎮贈太尉
爲人性貪鄙所爲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素剛直數陳規諫行珪
不聽反啣之已而戍兵欲劫庫兵爲叛行珪先覺潛徙庫兵于
他所戍兵無所得乃潰行珪追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
皆見殺天下冤之行周初隸明宗帳下爲裨將趙德鈞識之曰
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莊宗與梁俱軍河

遣明宗東襲鄆以行周將前軍夜行遇雨鄆不爲備軍中皆欲
止行周以爲天贊我宜出其不意卽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
覺遂取之以功歷端絳二州刺史從明宗平朱守殷克王都遷
潁州團練鎮武軍節度使歷彰武昭義二鎮歸晉爲西京留守
徙鎮天雄又爲襄州行營南面軍前都部署討平安從進徙鎮
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畏李彥韜馮玉
用事求歸鎮契丹亂後許王從益遣人名行周將以拒漢嘆曰
衰世難輔矧叢亂乎不從漢祖入京加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
臨清王周祖加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子懷德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領秦寧節
度以爲牙將後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
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讓於軍門被耳訴曰萬進所以

見圖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願請先死。晉王壯之曰：「義士爲之發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兵所敗，因留事晉。莊宗卽位，爲客省使，遣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遷引進使、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逐劉延皓，從招討范延光爲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時，歷宣徽南院使。延光及命參楊光遠招討使軍事，已而副招討張從賓又叛，處讓分兵擊破之，還與光遠攻鄴。延光欲降，意尚遲疑，處讓入城，簪以禍福。延光乃出降。時晉重兵悉在光遠，掌握舉動，驕恣凡所求請，高祖多裁抑之。處讓言：「此非上意，皆維翰、李崧嫉公耳。」光遠怒，及兵罷，見高祖訴其事，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由是遂廢樞密之職，以其卬付中書。處讓母憂起復，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贈太師。

重威朔州人，尚高祖女弟，舒州刺史典禁兵。從侯益破張從賓，以功拜潞州節度使。從高祖降，范延光徙忠武，加同平章事。又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逆戰安重榮于宗城，敵爲偃月陣，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偏將王重胤，請分兵爲三重。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伺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遂大敗之。論功卽拜成德軍節度使。重威本起武卒，貪餒無行，又寡將，畧悉取府庫所積，與重榮之貲皆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後出帝與契丹絕好，連歲入寇，悉閉城自守。屬邑多爲屠戮，驅其民千萬過城下，登城望見，不敢出救。開運元年，加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與李守貞下秦州，破滿遂二城，殺二千餘人。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至陽城爲賊所圍。會符彥卿、張彥澤等因大風奮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遽收兵。

馳歸在鎮州重斂其民戶口彫敝仍懼契丹之至連表乞還京師拜鄴都留守其所留鎮州私粟尚十餘萬斛殿中監王欽祚和市以爲軍儲仍奏給絹數萬匹重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沒耶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詐以瀛州降復拜行營招討使是秋大水霖雨六十餘日饑殍盈路居民折屋供爨刈藁秣馬兵行泥潦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甫至瀛州牟翰已棄城去退屯武彊契丹寇鎮定又西趨中渡橋與賊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河力戰重威按軍不救彥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教以三脚木爲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不許遂蓄異志契丹遣騎兵夜盈西山擊樂城以斷軍後乃陰遣人送款請降契丹大悅許立以爲帝而部下尙未知乃伏甲士脅之諸將愕然聽命道士解甲大哭聲動原野契丹拜爲太傅賜以赭袍使衣以示諸軍及犯京師重威以降兵屯陳橋士卒凍不勝其苦市人造路詬罵皆俛首不顧會方率錢帛賞士雖將相不免重威當率萬緡訴曰臣以晉軍十萬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其無耻免之遣還鄴都晉亡漢高祖入立拜太尉歸德軍節度使懼不受命高祖遣高行周攻之不克詔給事中陳同招之亦不聽乃自將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居民屑趨而食皆無人色多踰城出降始遣判官王敏及其妻子相次請降高祖赦之拜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瓌及將吏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善防重威崩時祕不發喪謀共誅之及三子弘璋弘璨弘璿皆尸於市支裂踐踏斯須而盡

李守貞河陽人初爲客將從晉高祖卽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時領義成軍節度使

引會錄 卷八十一
為侍衛親軍都虞候時楊光遠反名契丹入寇從出帝幸澶州
麻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溺死
契丹兵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徒領秦寧軍引兵二萬討
降光遠其故吏宋顏悉取寶貨名姬善馬來獻守貞德之陰置
麾下桑維翰名捕甚急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
賊平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因并取旁近官民舍大
治之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契丹入寇使監杜重威軍
晉兵素驕二人為將復無節度行營所至居民黎園一空至於
草木皆盡其始發軍有掛甲錢及班師又有卸甲錢出入之費
常不下三十萬由此公私重困還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連領
天平歸德軍節度使時趙延壽詐言思歸出帝遣人以書招之
願得晉兵為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將用
守貞而重威居常待守貞甚厚故守貞請與俱北至即俱降契
丹授以司徒令鎮天平軍未幾漢高祖起守貞來朝拜太保河
中節度使高祖崩重威又死守貞懼不自安其門下僧總倫詭
言異相非常日漢室新造帝方立天下可圖乃決計謀友適京
兆趙思綰遣人遺以黃衣遂大喜以為天人協應乃發兵西據
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
王景崇與思綰俱反遣人推守貞為秦王轉授景崇等官爵遣
人間賫蠟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久而無功隱
帝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
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言三叛連衡以守貞為
主守貞敗則二叛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貞出兵于後
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勝負未決威以為然乃先擊守貞馮道又

教以率諸將分爲三柵以遲久困之總倫尚云王當有天下以分野方災俟殺人亟盡則事可濟守貞信之名將吏大飲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益以自負及城破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彥珂代州鴈門人性謹厚晉天福中潞州王建立薦補河東節府左都押衙漢祖建號擢宣徽南院使授鎮國軍節度華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河中平以功遷護國軍節度廣順初就加同平章事移鎮滑州世宗授左衛上將軍至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致仕宋祖卽位就西京賜器幣數日卒年七十五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自陰山徙太原爲人驍悍殘忍日晴黃而夜有光頭亂如猛獸以善射爲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歲中徙鎮彰義爲政暴虐常怒其子數如魯屏子懼逃齊州捕送京師彥澤上章請殺之掌書記張式不肯爲作奏怒引弓射式走而免左右因共讒式且迫之去奔邠州節度使李周以問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且曰若不得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乃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死式父鐸詣闕訴寃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爲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澤不法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敝之狀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珍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麻濤王禧伏閣疏論殺式之寃上語以彥澤功臣吾嘗許其不死濤等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祖不得已削彥澤勳爵官鐸并弟守貞子希範等下詔蠲涇民賦稅免雜役一年出帝時起爲左

龍武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至右神武統軍自與契丹戰河
北嘗在兵間數立功拜彰國軍節度使與戰陽城晉師方列拒
馬爲行砦契丹圍之語在藥元福傳彥澤卽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
十餘里追至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遯去開運三年爲馬軍都排
陣使往來鎮定之間嘗爲先鋒至中渡橋已爲賊所據力戰爭
之敵小却乃夾河而寨因重威守貞叛彥澤亦降德光遣與傅
任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渡壬申
夜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仁門
彥澤呼而下之符德光與皇太后書入遂頓兵明德樓前遣臣
兒傅德光宣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謝曰臣
無面目見陛下明日遷帝下開封府太后皇后得乘肩輿宮嬪
宦者十餘人皆步從以兵警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
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自以有功契丹晝夜酣飲出入騎從
嘗數百人題其旗幟曰赤心爲主迫遷出帝輦內庫多輪私第
又縱軍士大掠京師凡邏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出三手指軍
士卽驅出斷其腰領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有色使人求
於太后進疑未與卽劫取之與閤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
殺數人而去德光入京聞之亦怒命鏹之會勳與都人爭投狀
疏其惡乃令勳蒞殺彥澤所殘士大夫子孫皆縲絰杖哭隨而
誦誓以杖朴之俛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鏹然後用刀勳
剖其心祭死者市爭破腦取髓鬻其肉食之
皇甫遇冀定人爲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從明宗征伐爲武勝
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爲務賓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
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陽四鎮罷爲神武統軍契丹入

寇陷貝州以爲馬軍右廂排陣使楊光遠。及遇分兵守鄆，至馬家渡，契丹將渡河以助光遠，遇擊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延壽分兵大掠破藥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出帝遣與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直前視賊，渡漳河，逢敵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爲人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竟爲擒，復入取之。自午至未，解而復合。敵益出生兵，勢轉盛。或勸彥超走，遇曰：「戰或可生，走則必死，且無以報國。」從恩惟遇無報，皆謂已陷。旣而報至，審琦率兵赴之。諸軍皆從而北，賊望見救至，卽解去。遂收兵而南。是時契丹人馬俱乏，諸將不能進。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賊得從容解去。三年冬，重威復爲都招討，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屯于中渡，聞重威已降，衆咸胎愕，不能對。因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書其名，遂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與張彥澤入京，行至平棘，絕吭而死。議者責其不能於脅降時奮起以殺重威，故不得爲義烈，而與亡人之國者同也。

冊曰：「數啓匹夫，禍成三叛。一言典亂，此爲至驗。重鎮強兵，隳於一旦。衆思欲食，已付成算。有人心者，不若是誕。三復嘆傷，曰：『桑維翰。』」

高祖皇帝姓劉氏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後居太原為人嚴重寡言弱不好弄面紫睛白視之凜如與晉祖俱事明宗戰于德勝晉祖馬甲斷梁兵幾及亟授以已所乘馬復取晉祖馬毀而還由是德之留守北京以為押衙從入朝遇愍帝出奔止衛州傳舍晉祖與帝議事未決左右欲兵之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錠擁護晉祖得免敢竟與格鬪而死遂率兵盡殺愍帝左右而去晉祖將舉兵密為謀畫贊成其事即位以佐命功擢侍衛親

高祖皇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五代漢一

高祖劉知遠 愍帝劉承祐

高祖皇帝姓劉氏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後居太原為人嚴重寡言弱不好弄面紫睛白視之凜如與晉祖俱事明宗戰于德勝晉祖馬甲斷梁兵幾及亟授以已所乘馬復取晉祖馬毀而還由是德之留守北京以為押衙從入朝遇愍帝出奔止衛州傳舍晉祖與帝議事未決左右欲兵之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錠擁護晉祖得免敢竟與格鬪而死遂率兵盡殺愍帝左右而去晉祖將舉兵密為謀畫贊成其事即位以佐命功擢侍衛親

通鑑綱目

卷八十一

五代漢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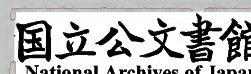
軍都虞候領保義軍節度使耶律德光送晉祖至潞州臨別指
曰此都軍甚操刺俗謂勇猛無故勿棄之天福三年遷侍衛馬步軍
都指揮使收領忠武軍已而用杜重威領忠武徒知遠歸德軍
和凝就第宣諭始受命五年徙鄴都留守九月朝京師晉祖幸
其第六年兼領河東改北京留守出帝立嘗疑知遠勳位已高
每優尊之拜中書令封太原郡王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又陞北
面行營都統開運二年四月進封北平王三年五月加守太尉
已實本營出兵契丹寇澶州別遣備王攻鴈門敗之于秀容八
月殺吐渾白承福等族取其貲鉅萬良馬數千出帝已遷遣牙
將王峻奉表契丹德光呼之爲兒賜以木枋其法貴此如中朝
心杖非大臣不可得峻持枋歸幽人望之皆避道還言契丹
不能久居乃議建國二月戊辰司馬張彥威等上牋勸進辛未
卽皇帝位仍稱天福十二年時天下無主來歸者衆相州賊首
梁暉武節都指揮史弘肇取代州殺其刺史王暉晉州將藥可
儔殺其守將駱從朗及括錢使趙熙陝州留後趙暉潞州留後
王守恩丹州指揮高彥詢皆來歸三月丙戌朔蠲河東雜稅辛
卯延州軍亂逐節度使周密壬寅契丹闞漢起遜去四月己未
以都押衙楊邠爲樞密使都孔目郭威副之史弘肇侍衛親軍
步軍都指揮使契丹陷相州殺梁暉癸亥立夫人李氏爲皇后
甲子以判官蘇逢吉推官蘇禹珪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乙
丑弘肇取潞州戊辰奉國指揮武行德以河陽來歸弘肇取澤
州丙子契丹入鎮州五月甲午以太原尹劉崇留守北京丙申
如東京宣武僞節度蕭翰遜歸立郇國公李從益知南朝軍國

事戊申次絳州刺史李從訓來歸六月丙辰次河陽殺從益及其母于京師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改國號漢赦罪人蠲民稅開七月乙丑禁造契丹服噐杜重威反以高行周為鄴都行營都部署討之庚辰追尊四代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諡明元廟號文祖妣李氏明貞曾祖昂諡恭僖廟號德祖妣楊氏恭惠祖慎諡昭憲廟號翼祖妣李氏昭穆考興諡章聖廟號顯祖妣安氏章懿以漢高帝為始祖光武為世祖八月護聖指揮白再榮逐契丹以鎮州來歸丙申安國軍節度使薛懷讓殺契丹將劉鐸入于邢州九月丙戌以竇貞固守司空兼門下侍郎李濤為中書侍郎兼同平章事庚辰北征十月甲申次帝城赦河北十一月壬申杜重威降十二月癸巳至自鄴都改元

乾祐元年正月己未更名曷特帝不豫適長子承訓薨哀

以次子承祐屬郭威史弘肇楊錫 龜逢等皆尚未封王

憲若請亟封之丁丑帝年五十祕不發喪二月辛巳封承祐周王是日即位極前癸巳大赦不改元 諡帝曰睿文聖武昭肅皇帝廟號太祖三月壬戌以竇貞固為山陵使吏部侍郎段希堯副之太常卿張昭為禮儀使兵部侍郎盧價為鹵簿使御史中丞邊蔚為儀仗使丁丑李壽罷四日辛巳楊邠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郭威為樞密使改鎮寧軍節度郭從義為永興軍兵馬都部署保義軍節度白文珂為河中兵馬都部署五月河決原武又決滑州京畿旱鵲食蝗七月戊申朔彰德軍節度王繼弘殺其判官張易庚申加郭威同平章事癸亥契丹鄭州刺史王彥徽來奔庚申殺成德軍副使張鵬八月壬午命郭威討李守貞等九月夏竦行營都虞候尚弘遷及趙思



緡戰敗績十一月甲寅殺太子太傅李崧滅其族壬申葬睿陵
在河南告城縣十二月己卯彰武軍節度高允權殺致仕太子太師劉
景巖回鶻吐蕃俱遣使來

隱帝二年正月乙巳朔赦囚二月丙子蠲民紐配租五月守貞
將周光遜降乙丑趙思綰降殺之六月蝗七月甲子克河中守

貞自焚死八月郭從義殺前承興巡檢喬守溫丙戌郭威使來
獻俘十月契丹寇趙魏又陷內丘羣臣進添都馬己丑郭威及

王峻伐契丹十一月契丹遜是歲蒙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
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三年正月西面行營都部署趙暉

克鳳翔景崇自焚死二月甲戌旌表潁州汝陰民趨澗門閤三
月己酉寒食望祭于南御園四月壬午郭威為天雄軍節度使

六月癸卯河決原武八月達觀來附十一月丙子殺楊邠史弘
華沒三司使王章皆滅其族丁丑郭威起兵義成軍節度宋延

渥叛附之壬午威至封丘泰寧軍節度慕容彥超軍于七里店
癸未勞軍于北郊甲申勞軍于劉子渡彥超及威戰敗績開封

尹侯益降乙酉郭允明弑帝年二十蘇逢吉等皆伏誅漢亡
刪曰晉漢迭興草創無名事多忽畧何足論評君身如寄
亞跡若萍臨朝嗣立類匪真誠直書漢滅以破奸萌

載記 五代漢二 高祖后李氏 從子贊 從弟信
高祖后李氏晉陽人本農家女少為軍卒時牧馬晉陽夜入其

家劫取之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帝太原起兵議賞軍卒帑藏
不足欲歛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為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

其財殆非所以救民之意凡官舍所有請悉出之雖少不足士
不怨高祖改容謝之即位立為皇后隱帝立冊為皇太后時帝

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等遊戲后數切責之帝以國家之事非所宜言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省允明等謀誅大臣帝入白太后深以為不可曰此大事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帝拂衣而去已而邠等死周祖起兵嚮京師慕容彥超致於劉子波帝欲自出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甚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凶庶幾尚全帝不從遂及於難周祖入京舉事皆稱太后詔奉以爲母請出臨朝后感見待深意涕泗橫流已而遷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年春崩

高祖三子長承訓早喪追封魏王次隱帝次承勳有疾爲開封尹復愛弟崇子贊以爲子乾祐元年除徐州節度使周祖入京

意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馮道等殊無意不得已見道下拜道受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周祖意色皆沮難於自立因白太后擇立漢嗣皆言承勳宜立太后命以卧榻昇出乃共奏贊高祖鍾愛宜立爲嗣遣馮道率羣臣迎之道揣周祖意不在贊謂曰公此舉山衷乎祖指天爲誓道遂亟往見贊贊曰此來所恃者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行至宋州聞衆兵已擁周主還王峻遣郭崇以兵七百衛贊贊問崇所以來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有未察遣崇護衛非有他也贊乃召崇登樓相見已而周祖以書名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粲奉贊入朝贊客將賈正等欲圖道贊戒以勿草草事豈出于此公道已去崇始幽贊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董裔都虞候劉福孔目夏昭度等周祖已監國太后下詔授贊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

以幽死贊初以都押牙華廷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至是聞贊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周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以兵克之皆見殺承勲疾卒追封陳王高祖從弟信初爲興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許州隱帝立楊邠等不欲信在京師乃遣就鎮信涕泣而去所至贖貨好殺邠等死信大喜已而聞難作憂不能食遂自殺追封蔡王

載記 五代漢三

蘇逢吉 竇貞固 慕容彥超 藥元福 唐景思

劉詞 王景崇 趙思綰 史弘肇 楊邠

王章 劉銖 李業 兄洪信 洪義 聶文進 後贊弟 允明

蘇逢吉長安人父悅爲高祖從事常命代作奏記高祖稱之得召見精神爽秀卽授節度判官高祖性剛嚴賓佐稀得見獨逢

吉終日侍立又兩使文簿盈積書閣莫敢通逢吉輒取懷之伺高祖色善時以進多所允可以故甚愛之然爲人貪許無行喜殺戮祖嘗以生日遣訊囚祈福謂之靜獄顧無輕重山直悉殺之報曰獄靜矣及建號擢居相位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出其意見素不學問隨事裁決以故漢世尤無法度不施德政民莫稱焉與蘇禹珪同相除吏多違舊制在廷事皆關決逢吉禹珪充位而已尤好納貨市權謗者謹謹以上方倚信二人莫敢告者鳳翔李永吉故秦王從驥子以求玉帶不與前客省使王篤使楚還意得重賂先皆許以一州後咸不與晉相李崧從契丹北漢祖賜以崧第其別產田地在西京者併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不悅乃誘人告與其弟與等并家僮二十人謀囚幽陵爲亂又改二十爲五十坐以族時因多盜詔增本家及

鄰保皆族誅或言古法所無逢吉猶悵以爲是但去鄰保二字於是跡捕者爭爲苛剋殺人滋濫耶州張令柔盡殺平陰縣民十七村衛州葉仁魯擒盜悉斷脚根宛轉號呼累日始絕聞者不勝其冤逢吉已貴益恣意放縱至不服繼母喪妻武氏殞誠百官諸鎮皆輪贈賻諸子服未期除爲官怒庶兄外來未白而見託以他事杖殺之性喜使酒嘗從征鄴辱周祖於軍中同列會飲切齒醜詆又諷李壽請罷周祖兵柄太后怒罷壽相乾祐二年加司空弘肇被誅命權知樞密院方草麻聞周祖兵起是夕宿金祥殿東閣日未曉見李崧在側明日與隱帝走趙村白殺周祖梟其首正當崧所被刑之處

寶貞固字體仁同州白水人後唐諫議大夫專子幼能屬文登同光進士調萬全主簿內艱服除授河東節度推官爲人持重

寡言綽有時望晉祖在藩重其廉介卽位擢戶部員外郎
學士中書舍人天福三年應詔上疏言爲國之要進賢是先陛
下方樹丕基宜求多士乞降詔百僚人各議定有何才能堪任
何職朝廷依奏用之若果能符薦引所奏之官與同獎賞如乖
其舉或涉徇私亟加殿罰如此官由德序位以才升晉祖嘉納
命所司著爲令明年改御史中丞與太常卿崔稔侍郎呂琦張
允同詳定正冬朝會禮節并樂章及二舞行列歷刑部門下二
侍郎少帝拜禮刑工三部尚書知貢舉擇士平允時論稱之與
漢祖同事晉主相得甚懽及入汴與尚書王崧率百官見于榮
陽西漢祖駢駕勞問久之會建議宗廟從其請立高曾祖禰爲
四親廟更立始祖廟於四廟之外並尊高帝光武識者咸謂漢
祖木起晉陽親皆匹庶徒以同姓一旦上合高光失之彌遠多



以爲非俄遷吏部尚書逢吉禹珪白霸府僚驟居相位思得舊
臣乃擢居首相兼弘文館大學士隱帝改貞固本貫永安鄉爲
賢相鄉班瑞里爲勲貴里貞固務以端靖自持楊史樹黨恣橫
不能有所規救及敗自詣周祖稱太后制委與禹珪王峻同權
軍國政事登極加兼侍中馮道任首相改監脩國史俄罷守司
徒封沂國公世宗卽位歸洛陽宋初赴闕詣范質求任東宮三
少質不爲奏開寶二年卒年七十八

慕容彥超漢高祖同產弟嘗居吐谷渾部冒姓閻氏黑色卷髯
多智詐號閻崑崙少事明宗爲軍校累遷刺史唐晉之間歷磁
單濮隸四州坐濮州造趨受賕法當死漢祖上章論救得減流
于房州起兵時逃歸拜鎮寧軍節度使命副高行周討杜重威
謀議多不協行周務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遽戰不
許揚言行周有女嫁重威子以故惜賊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
之懼有他變下詔親征又數以事凌辱行周至不能忍見宰相
涕泣白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名彥超責之又遣
詣行周謝過意方稍解時重威益堅守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
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爲然因自督士卒死傷者萬
餘由是不敢復言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鎮天雄軍而徙彥
超鎮秦寧隱帝遣人殺郭威王峻等懼事不果名諸將入衛京
師使者至寃彥超方食釋七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閉門以挫其銳遣
益謂隱帝曰北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
其妻子登陴招之可使解甲彥超謂益曰此懦夫之計也隱帝
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乃叛降獨彥超力戰于
七里店太后使人告以善加防衛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爲當於

陣上喝使歸營又語隱帝官家宮中無事可出觀臣戰明日隱帝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兗帝遂遇弒周太祖入立心不自安數有所獻報以玉帶仍賜詔書以安慰之呼爲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魚崇諒往諭心益疑懼已而劉旻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彥超乘間亦謀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咸以禮義守之而能長世今令公英武一代豪傑若能量力相時而動可以長保富貴李河中安襄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乃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詐爲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斥指周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驗其印文假僞以示行周又遣人南結李昇出兵攻沐陽太祖乃遣侍衛步軍都軍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陝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扑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爲未盡并罪監括周度皆死是歲鎮星犯角亢占曰鄭分兗州當焉乃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以賜汝軍士以其在鎮常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因使教十餘人爲之皆以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鉄胎銀私相謂曰此鉄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爲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出奔被擒遂滅其族詔贈弘魯左驍衛大將軍周度祕書監

藥元福晉陽人幼有膽量善騎射初事邢帥王檀以勇敢聞後唐爲拱衛威和親從馬鬪軍都校太平軍內外馬軍都指揮使晉天福中爲深州刺史開運初少帝駐澶淵契丹圍魏郡陣於城北元福領兵居陣東偏澶民馬破龍告契丹先攻其東卽淳

梁可奪契丹信之盡銳來戰元福與慕容鄴各領二百騎爲一隊躍出奮鐵搥擊斃契丹數人左右馳突無不披靡契丹兵潰少帝登城望見名撫之曰古之忠烈無以過也明年契丹復入晉師列方陣契丹以奇兵出陣後斷糧道晉軍乏水軍中饑渴已甚值順風揚塵諸將皆謂彼勢甚銳俟風反與戰元福謂若俟風反吾屬必鹵宜出不意彼謂我不能逆風以戰此兵家之奇也乃率麾下竟出諸將繼至契丹大敗追北二十餘里殺獲甚衆擢爲威州刺史會蕃部三族酋長拓拔彥超石存也斯裒共謀爲亂詔元福將行營騎兵與馮暉進討威州距朔七百里無水草號爲旱海行至羅德食盡鹵知我軍饑渴邀我於險引衆數萬布爲三陣以待暉軍大懼遣人賂以金帛求和彥超許之使者往復數四至日中列陣如故元福謂是不可信祇欲困我遷延至暮則吾黨成禽矣暉驚曰奈何元福曰賊雖衆而精兵絕少獨依西山爲陣餘不足患請以麾下騎先擊西山兵公但嚴陣不動俟敵少却當舉黃旗爲號合勢進擊暉然其策彥超大敗橫尸蔽野詔與暉各賜襲衣金帶繒帛銀器漢乾祐中從趙暉討王景崇蜀兵數萬來援衆寡不敵漢軍少却元福領數百騎自後驅之令曰敢還顧者斬衆殊死戰大敗蜀兵追至大散關殺二千餘人餘皆棄甲遁去以功遷淄州刺史周廣順初從王彥超討徐州叛將楊溫克之改陳州防禦使從王峻討劉崇爲北面都排陣使明年調兵戍晉州命率所部入朝賜六銖袍帶鞍馬器仗以拔慕容彥超功授建雄軍節度使世宗高平之戰劉崇敗走縱兵圍太原改節度同州充太原四面壕砦都部署師還加檢校太尉移鎮陝州又歷定盧曹三鎮宋初加

檢校太師卒年七十七贈侍中
唐景思秦州人幼屠狗爲生後去爲軍卒善角觝事蜀遷指揮使唐兵來伐景思守固鎮以城降拜興州刺史晉高祖時爲貝州行軍司馬契丹攻陷爲趙延壽所得滅晉拜亳州防禦使漢高祖時轉鄧州司馬至汧淮巡檢使史弘肇用事有奴因所求不遂馳上變言與李景交通私畜兵甲弘肇遣吏收捕惟有錢十千甲一屬乃鞫奴具伏而釋景思後從世宗戰高平以所得漢降兵數千爲效順指揮屬爲指揮使復戍淮上周師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兵攻濠州力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劉詞字好謙元城人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梁唐戰夾河詞屢立功爲効節軍使遷長劍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廢番討爲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又從馬全節破安州遷指揮使從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沁州刺史爲襄州行營都虞候討安從進遷沁州團練使徙房州歲餘爲政不苛撓人頗便之卧起常被甲枕戈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忘之且人情易習若惰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漢高祖時歷奉國右廂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又領寧江軍節度使行營都虞候以討李守貞功轉節度鎮國軍周祖入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高平之戰樊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詞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詞不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爲隨駕都部署班師改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鎮永興卒年六十五贈侍中諡忠惠

王景崇邢州人素性明敏巧辯善事人明宗鎮邢州以爲牙將卽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閣門使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

嘗憤人主不能盡用晉亡厚賂蕭翰將高牟翰以求進不果而許王從益用爲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取庫金奔迎至京師拜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復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謁見行宮願留軍中效用爲畫攻戰之策甚有辭辯高祖乃奇其材時漢方新造回鶻將入貢言爲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兵爲援詔遣往迎將行戒之曰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受命契丹內顧自疑嘗陰名蜀人爲助今聞被鄴威懼請入朝如其已來善矣若有遲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遇贊已東面所名蜀兵已據子午谷寇南山景崇擊破之迫至大散關而還詔兼鳳翔巡檢使既至益尚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可速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少至莫知猶豫未決益乃亡至京師厚奉史弘肇楊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命授以邠州留後而用趙彥爲鳳翔節度使景崇懼乃叛盡殺侯益家屬隱帝命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爲助至寶鷄爲暉將藥元福李彥從所敗暉壅回鳳翔數挑戰不出乃先設伏以待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僞爲蜀救兵至旗幟循南山而下景崇以爲然率數千人潰圍而出遂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時守貞思緒皆敗門下客周璨勸其速降猶欲爲僥倖萬一之計以暉精兵皆在城北使公孫肇等燒城東門僞降而以牙兵擊其城北脫或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璨等皆然之遲明輦燒東門降暉府中火起景崇遂自焚

趙思緒魏州人初爲趙贊河中牙將及徙永興亦從入朝留兵數百人從思緒於鎮王景崇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至永興用思緒兵擊走蜀人然以非已兵懼思緒等有貳心意欲黥其面

以自隨而難言之乃稍微風其旨思緒厲聲請先黥以率衆藏
珍勸殺之不聽適漢祖遣人名思緒等因懼死其下常彥卿語
以事至變生乃與俱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奪其佩刀斬之并
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漢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
經年莫能下已而送款李守貞僞除晉昌軍節度使居數月城
中食盡思緒計窮募人爲地道將走蜀其判官陳讓能勸以翻
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思緒然之乃遣教練使
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緒鎮國軍留
後越使就鎮蜀陰遣人亦招思緒從義疑之遣人白於郭威威
命圖之從義因入城趣思緒止道至則擒之父子俱斬于市
史弘肇字化元鄆州榮澤人爲人驍勇走及奔馬梁末以民兵
起嗣後選爲禁兵隸漢高祖以爲軍校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
指揮領雷州刺史其爲將嚴毅寡言麾下小忤意立擣殺之軍
中爲之股慄以故起義之初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攻
破代州王暉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待衛步軍都指揮使擊契
丹耿崇美於潞州敗走之王守恩以城降而河陽武行德澤州
翟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遂入河陽高祖從後至入京師遷侍
衛親軍又兼馬步軍領歸德節度同平章事預受顧命立隱帝
時關西用兵人情恐懼適太白晝見禁民仰觀京師訛言相驚
罪無大小皆死孔目解暉恃狡酷因緣爲奸凡民抵罪吏以白
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卽腰斬至斷舌決口斫筋折足不以爲
異李崧坐族誅弘肇取崧幼女爲婢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
僮奴厮養往往脇制其主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遣僮以錢淮
南鬻茶僮費答之乃誣告福進以玉枕遺吳人捕治棄市帳下

利其財貨妻子悉分取之弘肇性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
我爲卒自領歸德令副使等月奉私錢爲獻潁州場官趨溫與
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弘肇怒不先白追殺溫連坐者數
十人周祖平李守貞推功拜中書令時帝頗近小人至太后故
人親族託求軍職輒與邠等裁抑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玉帶
錦袍弘肇怒悉取還官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以行
恨逢吉楊邠不合會飲竇貞固第厲聲舉爵曰安朝廷定禍亂
而須長槍大劔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
軍賦何從集由是文武朴爲水次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
之是時用事李業等皆不喜執政帝亦春秋漸長惡爲所制數
言於帝業等乘間譖弘肇等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會禁中夜
帝驚起以爲兵至達旦不寐遂與業等密謀乾祐三

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邠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有甲士
數十自內出擒斬三人并族其家帝召羣臣告以謀反皆莫敢
言又召諸軍校告以吾今得爲汝主若弘肇等專權汝曹常憂
所軍校咸呼萬歲周祖卽位追封弘肇鄭王以禮歸葬
楊邠魏州寇氏人少爲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補邠拘押官歷
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爲右都押衙卽位拜樞密使
本出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忌嘗泣訴李太后前
尋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痛革逢吉禹珪所爲
事無大小必先示邠其言爲可方始入白凡門蔭出身諸司補
吏者一切罷之意惟求長吏事而怒於大體謂爲國家者恒恃
帑廩實甲兵完禮樂文章乃虛器也以故乘大政而務苛細凡
前資官不得居外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

情大擾復度不可行而止嘗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又却之夫人死將以后禮葬又謂不可由是大怒左右乘間構之遂與弘肇等同見殺邠爲人頗儉靜四方賂遺雖不却未嘗敢私往往以資國用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緝紳延門下客課吏傳寫諸史傳記將以適用未幾及於禍周追封弘農郡王

王章魏州南樂人初爲州孔目事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令昭敗婦翁白文珂與副招討李川善乃以章託周匝之楮中負以橐駝之洛陽藏第中唐滅始出爲河陽糧料使漢高祖與禁兵補章都孔目從鎮太原卽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隱帝加太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百凡空乏關西討叛俱饋軍旅未

嘗乏絕然征歛剝下民不計命往時租一石輸雀鼠耗一升章增至二斗緡錢出入舊八十爲百減至什三民訴田必令塗覆以括其隱天下由此重困尤不喜文士嘗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用凡給百官俸廩悉取供軍餘外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權估意猶不滿往往復增之遇有犯鹽礬酒麴者無多寡皆抵死吏更緣之爲奸莫所控訴卒以見殺

劉銖陝州人少爲梁郃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從鎮太原授左都押衙爲人慘酷好殺高祖謂勇斷類已特信用之卽位拜承興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兼侍中時江淮阻隔吳越遣使多泛海以通中國故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有負失務吏擅自拘治不關州縣前此皆利其厚賂

悉縱不問民頗爲苦銖一切禁之在任用法深刻民有過犯輒問年幾何隨其年數杖之謂之隨年村每村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請增民租一畝出錢三十民不堪之將名還隱帝患其剛暴不至命沂州郭淮將禁兵駐青州始遣符彥卿往代銖縮縮莫敢有異意遂受代還京師嘗切齒弘肇與邠會周太祖兵起朝命誅郭威王峻等家屬銖盡屠滅之極其慘酷太祖入京銖與妻子俱見執時太祖方欲收人心乃奏太后止殺銖與李業等梟首於市赦其妻子卽位與蘇逢吉各賜本處莊宅一區

李業太后弟諸兄洪信洪義等共七人洪信善騎射初隸後唐明宗帳下爲小校入晉授典廂左廂都指揮使漢祖鎮太原同領護聖左廂授岳州防禦使保義武信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業最幼后憐愛之以爲武德使隱帝卽位年幼業與馮文進後贊郭允明等前後狎昵多爲廋語以相誚戲宮中放紙鸞肆無顧憚太后數戒不聽時宣徽使鬬業欲得之太后遣人微諷邠與弘肇皆謂不可業由此怨望贊亦恨久不得遷乃同謀殺邠等又遣供奉官孟業資密詔令洪義殺澶州王殷護聖指揮郭崇往鄴害郭威洪義素怯懦遷延不發反引業見殷殷以告郭威威遂舉兵反帝遣內養驚脫覘威所向威得之遣還附奏請縛業等送軍中隱帝得奏以罪業業言威反狀已白請悉誅京師家屬威至滑洪義就降業急請出府庫資軍禹珪猶曰未可業於帝前拜之曰相公但爲官家勿惜府庫詔下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威南者人萬錢督其子弟作書懷之翌日兵敗業多取內庫金寶以奔其兄洪信不納走至絳爲人所殺周祖

以太后故加二兄同平章事移鎮京兆宋初遷洪信左驍衛上將軍洪義兼中書令移鎮鄜州卒各贈太師

聶文進并州人少為軍卒善書算給事高祖從鎮太原為押司

官即位領軍屯衛將軍樞密院承旨時周祖為使頗親信之遷

右領軍大將軍為人恣橫居中用事謀殺楊邠郭威等夜作詔

書制置中外點閱兵籍指麾殺戮以為已任時周祖在鄴初意

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其手跡乃大詬之帝出禦后命以善衛

猶對曰有臣在此百威何害是夜奉帝宿于七里店其徒尚飲

酒歌呼自若明且皆見殺後贊兗州瑕丘人其母本倡故幼善

謳事張延朗死後更事高祖愛之以為牙將即位拜飛龍使隱

帝尤幸之因殺楊邠等而悔贊與允明等番休侍帝不欲離左

右恐言已短兵敗奔兗州執送京師梟首 允明少為高祖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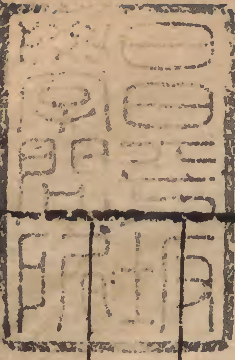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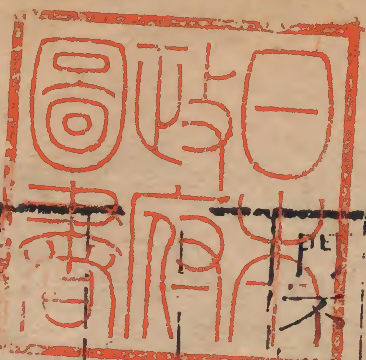
養在翰林茶酒使隱帝狎愛之驕橫無忌常使荆南高保融

使人步測城內若為攻取之狀以傾動之荆人恐遂邀厚賂而

還遷飛龍使其殺楊邠之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手刃諸子姪

於朝堂西廡章嬖張貽肅血流遊注及隱帝敗北郊還至封丘

門不得入走于趙村允明從後追弑帝于民舍後自殺



弘簡錄卷八十一 終

文化甲子

弘簡錄

卷八十一

七

五代漢三

